臥遊錄

九

共十

3490.99
7038
v.9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智異山

山在晉州西一百里而在南原則近東六十里山勢高大雄據數百里女真白頭山之脉流至于此故又名頭流或云其脉至海而窮停留于此故流作留爲是又名地理又名方丈杜詩方丈三韓外注及通鑑輯覽皆云方丈在帶方郡之南是也新羅爲南岳躋中祀高麗及　本朝並仍之環山而居者凡十數州然而其北則咸陽其東南則晉州其西則南原専據焉其奇峯峭壁不可勝筭而東之天王峯西之般若峯最高山腰或有雲雨雷電其上則清朗毎歳秋高

東262528

鷹隼自北方来集列郡人爭羅取之諺傳太乙居其上羣仙之所會龍象之所居也
高麗時有名士隱居此山操行高潔不渉人間事時王聞之遣使迎之謝曰外臣無所知王命不可容易受即閉户不出使者排户入視之壁上唯書一句曰一疋絲綸来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從北牖而逃後人𧦅是韓惟漢也高麗史惟漢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政賣官曰難將作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為西大悲院録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

李陸遊山記智異山又名頭流雄據嶺湖南二路之交高廣不知其幾百里環山有一牧一府二郡五縣四附邑其東曰晉州曰丹城其南曰昆陽曰河東曰蓬川曰赤良曰花開曰岳陽其西曰南原曰求禮曰光陽其北曰咸陽曰山陰上有峯之最高者二東曰天王西曰般若相距百餘里常有雲氣蔽之自天王稍下而西有香積寺又西五十里許有迦葉臺〻之南有靈神寺西下二十餘里有虛曠之地平衍肥膴縱横皆可六七里往〻下濕宜種穀有老栢叅天落葉沒脛中豪而四顧無涯際宛然一平野遷迤南下

沿溪有義神新興雙溪三寺自義神西折二十餘里
有七佛寺自雙溪東踰一嶺有佛日菴自餘名藍勝
刹不可殫記而在山之絶頂者香積等數寺皆覆木
板無居僧唯靈神用陶瓦然居僧亦不過一二以山
勢絶峻不與村居相接自非高禪鮮有安焉者有水
源自靈神小泉至新興前則已爲大川流入蟾津是
謂花開洞川自天王東下有千佛菴法戒寺自千佛
小北而上有小窟東臨大海西負天王絶有清致號
巖法主窟又有二水一自香積前一自法戒下至薩
川合而爲一流入于召南津之下繞晉而東是謂菁

川江召南津者山北之水迤東而来至丹城縣又折
而西自薩川村行二十餘里有普菴寺其薩川村以
内謂之内山外謂之外山云自普菴直上一日有半
可到天王峯然崖石峻險無磎徑可尋又槐檜蔽天
下有細行森密或有死木横千仞之崖苔蘚剥落又
有飛泉遠自雲端衝冒其間下注不測進不旋踵回
不見後當斬數十木始可見尺天好事者往〻拾石
堁置巖上以表路崖曲之間氷雪經夏不消六月始
霜七月始雪八月大氷合迨冬初則雪甚谿壑皆平
人不得往来故居山者秋而入至明年春暮乃下或

山下大雷電以雨而山上則清明無一点雲盖山高
近天氣候自與平地頓異者大抵為山下多柹栗樹
稍上皆槐過槐盡杉檜忝半枯死青白雜然相間望
之如畫最上只有躑躅木不滿尺凡佳蔬異果盛於
他山數十官皆食其利
李仁老破閑集云智異山或名頭留始自北朝白頭
山而起花峯萼谷綿綿聯聯至帶方郡蟠結數千里
環而居者十餘州歷旬月可窮其際畔古老相傳云
其間有青鶴洞路甚狹纔通人行俯伏經數里許乃
得虛曠之境四隅皆良田沃壤宜播植唯青鶴棲息

其中故以名焉盖古之遁世者所居頽垣壞塹猶在荆棘之墟昔僕與堂兄雀相國有拂衣長往之意乃相約尋此洞将以竹籠盛牛犢兩三以入則可以與世俗不相聞矣遂自華嚴寺至花開縣便宿神興寺所過無非仙境千巖競秀萬壑争流竹籬茅舍桃杏掩映殆非人間世也而所謂青鶴洞者卒不得尋焉因留詩巖石云頭留山逈暮雲低萬壑千嵓似會稽策杖欲尋青鶴洞隔林空聽白猿啼樓臺縹緲三山遠苔蘚微茫四字題試問仙源何處是落花流水使人迷昨在書樓偶閱五柳先生集有桃源記反復視

之盖秦人厭乱携妻子覔幽深険僻之境山迴水復樵蘇所不可得到者以居之及晉太元中漁者幸一至輒忘其迯不可復尋耳後世丹青以圖之歌咏以傳之莫不以桃源為仙界羽車飇輪長生久視者所都盖讀其記未熟耳實與青鶴洞無異安得有高尚之士如劉子驥者一往尋焉

智異山日課　　南秋江

成化丁未九月二十七日癸亥發晉州餘沙等村赴断俗寺洞口有廣濟嵒門四大字銘在石面不知何人所書入嵒門里許有断俗寺隷人之家柿林竹樹成一村落中有大伽藍扁其門曰智異山断俗寺門前有皎然禪師碑銘平章事李之茂撰大金大定十二年壬辰正月日立寺西有神行禪師碑銘皇唐衛尉卿金獻貞撰元和八年九月日立寺北有鑑玄禪師通照之碑為人所拔僧云俗徒所為也翰林學士金殷周撰開寶八年甲戌七月日立寺内東北隅有

一室崔文昌讀書之房寺庭有梅花二株前朝政堂文學姜通亭手種梅樹去四五年前枯死其曾孫用休先生繼種者余讀皎然碑銘入與住持聖空語空乃一菴門人待余厚又出見西北二碑入見用休所種梅坐於樓上仰讀用休種梅記空饋余飯又飯奴從訖辭主人下来至糟淵裸身入浴水石清漑淵北有泉迸出石面清冷異常余掬手飲之還出廣濟嵒門越佛嶺過白雲洞〻水與德川水合為沓淵〻之下流即晉州南江過沓淵從德川還上行十餘里下瞰長川曠爽快心行盡洞口入一村曰壤堂家〻户

户鉅竹成林柿栗掩藹柴門鷄犬依然如武陵朱陳
然其右有矢川洞矢川者晋州屬縣也其縣吏希智
異山釋教仕至户長記官則髡髮着緇遞任則復為
人遂成古風官長不能改其俗日暮投德山寺寺在
二水交流之墳竹木周布其左有水瀦而復進曰龍
淵其右有瀑落而為匯曰婦淵其深無底寺主道宗
者曾謁匪懈堂有名禪林匪懈敗遁跡林泉見余談
論甚喜饋余及奴從飯甚備語及夜半其徒洞裕義
文誼化主等皆青眼待余是日行四十里甲子與道
宗洞裕等歷見左右淵淵傍竹蔚可玩誼化主饋余

飯〻後道崇使義文從余嚮導從婦淵而上行紅樹中左歷金藏鮮會二菴右歷石上百王墕率内院四菴東轉一嶺而入叢竹中艱難穿過登檜房嶺而南下入営葦田歷盡葦田而入杻林路甚艱澁山行四十里入普菴柿竹繞屋主僧道淳摘柿子饋余淳者曽於無字破義不精自謂我外無人掇誦経念佛坐臥常露陰莖多方設計欲聚僧徒為禅林宗者與余始談小合更與語妄説叅差冋執田輪之科夜半祝我起寢語言油〻乙丑發普菴望見東上院過文殊麻田行樹底川邉乱石無路往〻聚石為塔行忽失

法界菴路又逢山雨將宿石窟下雨霽復行得抵香
積菴〻有一僧名曰一冏頗聰明鮮禪指曾於無字
纔破大義一示余六祖擅經頗清凈可愛是日行四
十里丙寅與義文及泂師自香積登上峯雲埋風磨
木無完枝草無青葉霜嚴地涷天寒倍於山下雲梯
石竇僅出一人余等穿上及登上峯見所謂天王者
僧曰此釋迦母摩倻夫人為此山神禍福當世將來
代生彌勒佛者其言一何遼遠而無文據余坐堂隅
石角徵雲四卷山海可數全羅慶尙二道在我脚底
堂內有禦侮將軍鄭義門懸板記友人金大猷等名

字書在板上夕還下香積往返二十里十月丁卯朔
留米一斗別一冏蕟香積登少年臺穿綿竹度鷄足
山行三十里抵貪鉢菴〻下有靈神菴〻後有伽葉
殿世俗所謂有靈驗者余詳視之一石頑然余從伽
葉殿後攀枝仰上一山名曰坐高臺有上中下三層
余止上中層心神驚悸不得加上臺後有一危石高
於坐高臺余登其石俯視全上亦奇玩也義文坐臺
下恐惧不得上是日之西面清明倍於曩日西海及
鷄龍諸山歷〻可辨須臾還下貪鉢夕飯時落日在
菴人寀夜黒戊辰發貪鉢穿靈神行西山頂樹木中

三十里抵義神菴〻之西面畫為脩竹柿木雜生竹間紅實透日眷廬𢌞室亦在竹間近日所見佳境無此比殿内有金佛一軀西側室有僧像一軀余問此何人僧曰此義神祖師也到此修道〻既半此山天王勸祖師移住他所自為鳩鵠鳥引路師随之及一大岾化為鵰至今名其岾曰鳩鵠鵰云鵰又引路至下無住基師曰幾日成道鵰曰三七日師遅之師又至中無住基師曰此地幾日成道鵰曰一七日師又遅之鵰又至上無住基不能入曰此地可一日成道非女人所淂入師自入擇地結幕精畫改名曰無住

祖師其言甚尾余於菴前攤飯穿竹林中涉三大川
登内堂岾北視鳥鶉鵰岾南下草莽中行三十里抵
七佛寺〻本名雲上院新羅真平王朝有沙餐金恭
永之子名玉寶高者荷琴入智異山雲上院以琴修
心五十餘年作曲三十調日〻彈之景德王於街亭
玩月賞花忽聞琴聲問樂師安長一名曰聞福請長
一名見福者曰此何聲也二人曰此非人間所聞乃
玉寶仙人彈琴聲也王齋戒七日玉寶至王前奏曲
三十調王大喜使安長請長習之傳於樂府更於所
居寺設大伽藍三十七國皆宗此師為頤堂有洞首

坐者稍解禪法為山中衲子師者為余云〻已寺有温法主者示余玉寶事跡與洞首坐所言同臨别洞首坐求余詩余留一絶西上金輪菴有田禪師者延入饋果又過青窟泝一川流而上迷失路者二其初行迷已遠而復其終不遠復越一大岾到伐草幕伐草幕之上有新幕一間有衲子一人曰雪根來饋余蔬菜盌醬是日余足繭艱難得步行三十里庚午與雪根義文登般若峯俯見峯北有昏黑月落之洞有草幕一間雪根所居又其北中鳳山即貪鉢峯之北構也於岡斷處有寂照無住等菴又其北金鳳山

有金臺菴峯西有方丈山〻頭有萬福仝〻東有妙
峯菴仝北有普門菴一名黄嶺菴峯南有姑母臺〻
南有牛翻臺牛翻禪師道場也峯東有仙人仝〻東
即㻳溪洞也貧鉢峯當峯之東面天王峯又當其東
北面矣余西下般若峯之中峯顚瞎訖下視牛銅水
水枯而白虫滿井非佳玩也是日黄雲四塞山下所
望只南原而已日向西義文催還草幕往返二十里
辛未留米五升別雪根食後發草幕過淵嶺登姑母
堂挾右牛翻仝而南下過寶月堂窟極倫等菴僧云
宋仁宗皇帝愛妃薨逝夢告於仁宗曰妾入高麗國

智異山南花嚴寺洞地獄頤爲妾作冥福帝愴然作
極倫寺其言無文據未足信也是日行三十里抵鳳
天寺〻在竹林中樓前長川行竹底而鳴佳刹也是
日聞皇帝陟方之奇住老六空辛丑年遊山時見於
開城甘露寺者接余樓上館余禪堂壬申滯雨留鳳
天坐樓上覓近體一首帖在樓窓癸酉有首坐道敏
者自稱善山金氏見我絶糧饋米五升聞崔忠成弼
卿金鏈子虛在知及菴使人寒暄飯後下觀黃花寺
寺古名花嚴名僧緣起所創寺兩傍皆竹林寺後有
金堂〻後有塔殿〻最明澈茶花鉅竹石榴柿木環

繞其旁俯視大野長川横跨其下為熊淵中庭有石塔〻四隅有四柱戴塔又有婦人中立頂戴狀僧曰此緣起母為尼者也其前有小塔〻四隅亦有四柱戴塔亦有男子中立頂戴仰向於戴塔婦人狀此緣起也緣起者故新羅人從其母入此山創寺率弟子千人精盡話道禪林號為祖師夕㴋卿子虛訪余馬有法主雪凝引宿其房饋梨柿夜半明燈㴋卿等講論小學近思録凝雖佛者曾向俞提學鎮受中庸章句者聞余輩語弗拂於耳達曙談話甲戌黃花非勿禪師饋余飯㴋卿子虛備酒饌要余留鳳天空師更

請余輩余與弼卿輩還入鳳天夜觀近思錄時有知
及悟首生者聞余輩性情之論大喜曰持心省察之
功儒釋無異乙亥雪凝使其弟子賷紙来鳳天請詩
余留五字長篇為別又別弼卿子虛二生弼卿以白
鑿四斗為別余從黃芚前大路過求禮曷頂村從江
邉行過熊淵還千山錦繡水聒〻穿山鳴步行三十
餘里神氣快暢至晉州花開洞棄熊廷泝雙溪水西
邉上左右人家明如畫屛自晋州求禮地境小堠又
步行二十餘里自西涉東有兩地石如門有刻雙溪
石門四大字崔文昌侯手題者也石門內一二里許

有獲溪寺余問僧曰誰是青鶴洞義文曰未及石門三四里有東邊大洞〻內有青鶴菴趾是古之青鶴洞也余惟李仁老詩杖策欲尋青鶴洞隔林惟聽白猿啼樓臺縹緲三山遠苔蘚依俙四字題則石門內獲溪寺前無乃是耶獲溪寺上佛日菴下亦有青鶴渊此為青鶴洞無疑矣寺前有光啓三年七月日所建真鑑禅師碑銘乃文昌侯奉教撰並書及篆額也師名慧昭入唐遊學還國創此寺祝上念佛終其身文昌譽其道恭甚師無乃文字禅耶不然文昌何推之如此耶余讀碑畢渡木根橋山僧傳云文昌手戾

木根引渡溪流其根漸大因為橋後六百年為野火所燒然猶存黒幹寺前白菊數叢四季一樹余坐歇花間不忍去寺厨接筒引流筒端水鳴寺後有金堂友人餘慶澄源讀書此房〻前有八詠樓故基即文昌侯所居室今則但有鉅竹數十挺矣夜宿禪堂有客僧學乳曽從餘慶遊般若峰者與余談禪強要余詩余贈一絶丙子泝流上將十里許左度一峴到彿日菴〻乃慧昭錬道之所菴前有青鶴渊孤雲嘗遊其上余要菴僧祖成往尋路僻不淂尋又上普珠菴乃普珠禪師舊居菴因茲淂名有老釋饋余梨柿還

投佛日寓宿祖成作一詩贈余詩韵圓熟清曠且密
曽於詩家下功者要余次韵余和曰孤雲歸不駐青
鶴返何遲人物無今古清寒賈島詩余觀成才能異
常而有儒家氣象故云是日雨雪丁丑祖成和余鳳
天律詩韵為余別余辞成過普珠菴登佛智嶺下黙
溪洞水石最清奇過鼯鼠洞廣巖洞度碑文嶺抵獅
子菴〻有僧海閑戎澄迎我閑乃余少日空門友不
見十餘年見余青眼是時明月中天鉅竹圍菴其梢
可凖人長三四十矣展談舊懷夜深乃寢戊寅海閑
要余強留余留馬食後與海閑戎澄下觀五全寺〻

前有前朝國子司業權適水精社記刻在碑石時大宋紹興八年也水精一名如意珠戊子年盲僧學恍建白奪取藏其名洛山寺塔中讀碑訖入生樓上有僧饋余柹子移時還上獅子菴己卯別海閑戎澄自丁丑至今朝余及奴從五人海閑皆辦給糧餉過五全又過河府尹叔孚宅背山臨流場圃築前竹林周布仲長統所稱樂志篇無異也步行四十餘里還至餘沙等村

遊頭流錄　金佔畢齋

某生長嶺南頭流乃吾鄉之山也而遊宦南北塵埃

汩沒年齒已四十尚不得一遊焉辛卯春持左符于咸陽郡頭流在其封内嵬然蒼翠舉眼斯得而凶年民事簿書倥偬殆二期又不敢一遊焉每與俞克己林貞叔語此未嘗不介介于懷今年夏書太虛自關東來從余讀禮及秋將返于庭闈而求遊茲山余亦念羸瘵日增脚力益衰今年不遊則明年難卜況時方中秋霪霾已霽三五之夜翫月於天王峰鷄鳴觀日出明朝又周覽四方可一舉而兼得遂決策遊焉乃邀克己共太虛按壽親書所云遊山具稍增損其所賫十四日戊寅德峰寺僧解空來使為鄉導遂歷

嚴川憩于花岩嚴川卽龍游潭下流僧法宗尾至問
其所歷阻折頗詳亦令導行至地藏寺路歧捨馬着
芒蹊策杖而登林壑幽窅已覺勝絶一里許有岩曰
歡喜全太虛上其巔其下千仞俯見金全紅蓮白蓮
諸刹訪先涅菴ゝ負峭壁而構二泉在壁底極冽墻
外水自半岩缺泐津溜而落盘石承之稍坳處瀅然
渟滀其罅生赤楊龍鬚草皆數寸傍有磴路緊藤蔓
一條于樹攀之上下以往來于妙貞及地藏宗云有
一比丘結夏盂蘭罷後雲遊不知所向種小瓜及蘿
蔔於石上有小碓杵糠粃數升許而已訪新涅無僧

亦負峭壁菴東北有岩曰獨女五條離立高皆千餘尺宗云聞有一婦人累石叢間獨棲其中錬道冲空故為號云所累石猶存栢生叢腰欲上者梯木挽其栢回繞叢間背腹皆盪磨然後達其頂然不能辦命者不能上余嘗往来山陰望見是叢與諸峰角出若柱天然今而身跨兹地毛骨懍然恍疑非我也稍西迤抵古涅菴日已曛矣議論石在其西罔充已等後余獨倚杖于三盤石香爐峰彌陀峰皆在脚底空云崖下有石窟老宿優陀居之嘗與三涅僧各據此石論大小乘頓悟仍以為號少選寮主僧荷衲来合掌

约

云聞使君来遊何在空曰僧休訊僧面稍赤余用蒙莊語慰藉云我欲煬者爭竈舍者爭席今寮主見一野翁耳豈知某為使君空等皆笑是日余初試驗步幾二十里極勞憊熟睡夜半而覺日色吞吐諸峰雲氣騰湧余默慮焉已卯黎明益陰翳寮主云貧道久住此山以雲卜之今日必不雨余喜復減搭夫遣行出寺即行蒼藤深箐中大木之自斃者顛赴于磎逕因為略約其半朽者枝條猶挺地若行馬然俛出其下度一岡空云此九龍之第一也連度三四得一洞府寬閑奥邃樹木蔽日蘿薜蒙絡溪流觸石曲折有

聳其東山之脊也而不甚峭峻其西地勢漸下行二十里達于義吞村也若雋鷄犬牛犢以入刋木墾田以種黍稌麻菽則武陵桃源亦不多讓也余以杖叩硐石頷謂充已曰嗟乎安得與君結契隱遯盤旋於此耶使之剞𠚩薜題名于巖腹度九龍訖便由山脊而行〻雲低拂簣子草樹不雨而濕始覺去天不遠也不數里循脊南乃晋州之地也烟霧瀰漫不能眺望抵清伊堂以板為屋四人各占堂前溪石上少憇自此至永郎岾道極懸危正如封禪儀記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攀援樹根始能下上日

已過午始登岾自咸陽望此峰最為峻絶到此則更
仰視天王峰也永郎者新羅花郎之魁領三千徒遨
遊山水嘗登此山故以名焉少年臺在峰側蒼壁萬
尋所謂少年豈永郎之徒歟余抱石角下窺若將墜
也戒從者勿近傍側時雲霧消散日脚下垂山之東
西谿谷開豁望之無雜樹皆杉檜松柟槁死骨立者
居三之一往〻間以丹楓正如圖畫其在岡脊者困
於風霜枝榦皆左靡拳曲海松尤多土人每秋採之
以充貢額今歲無一樹帶殼取盈則吾民奈何守令
適見之是則幸也有草類書帶柔韌而滑可藉而坐

卧在〻皆然清伊以下多五味子木密而到此無之
只見獨活當歸而已歷蟹踰嶺傍有船岩宗云上古
海水懷壞時船繫于茲岩而祟蟹過之故名余笑曰
信汝之言其時生類盡摮天而活耶又并脊南登中
峰山中凡隆起為峰者皆石獨此峰戴土而端重可
以布武云稍下步憩馬岩有泉清洌可飲値歲旱使
人登此巖蹈躪便旋則必致雷雨余前年及今夏遣
試之頗驗晡時乃登天王峰雲霧翳勃山川皆闇中
峯亦不見矣空宗先詣聖王母捧小佛呼晴以弄之
余初以為戲問之云俗云如是則天晴余冠帶盥洗

捫石磴入廟以酒果告于聖母曰某嘗慕宣尼登岱之觀韓子遊衡之志職事羈纏願莫之就今者仲秋省稼南境仰止絕峰精誠靡阻遂與俞好仁曹偉等共躡雲梯来詣祠下屛翳爲祟雲物繽紛遑遑悶悶恐負良辰伏丐聖母歆此洞酌報以神功致令今日之夕天宇廓然月色如晝明日之朝萬里洞然山海自分則某等獲遂壯觀敢忘大賜酹已共坐神位前酒數行而罷祠屋但三間嚴川里人所改創亦板屋下釘甚固不如是則爲風所揭也有二僧繪畫其壁所謂聖母乃石像而眉目髻鬟皆塗粉黛頂有鈌畫

問之云　太祖捷引月之歲倭寇登此峰斫之而去
後人和黏復屬之東偏陷石壘空等所弄佛在焉是
號國師俗傳聖母之淫夫又問聖母世謂之何神也
曰釋迦之母摩耶夫人也噫有是哉西竺與東震猶
隔千百世迦維國夫人焉得為茲土之神余嘗讀李
承休帝王韻記聖母命詵師注云今智異天王乃指
高麗太祖之妣威肅王后也高麗人習聞仙桃聖母
之說欲神其君之系創為是談承休信之筆之韵記
此亦未可徵矧緇流妄誕幻惑之言乎且既謂之摩
耶而汚衊以國師其褻慢不敬孰甚焉此不可不辨

日且昏陰風甚顛東西横吹勢若撥屋振岳嵐氣全
入衣冠皆潤四人共枕籍祠内寒氣徹骨更襲重緜
從者皆股戰失度令燒大木三本以熨之夜深月色
黯黮喜而起旋為頑雲所掩倚壘四瞰六合澒洞若
大瀛海之中乘一小舟軒昂傾側將淪于波濤也笑
謂三子曰雖無退之之精誠知微之道術幸與君輩
共御氣毋浮澌混沌之元豈非躡徼庚辰風雨猶怒
先遣從者於香積寺具飲食令披徑路來迎過午雨
少止石缸滑甚使人扶携轉而數里許有鉄鎖路甚
危便穿石穴而出極力步拔香積無僧已二載澗水

猶依剖木溼淺而落于槽窓牖開鎖及香槃佛油宛然俱在淨掃焚香入處之薄暮雲靄自天王峰倒吹其疾不容一瞥遙空或有返照余舉手喜甚出門有盤石瑩蔭川蜿蜒而諸山及海島或全露或半露或頂露如人在帳中而見其髻也仰視絕頂重巒疊嶂不知日昨路自何也祠傍白旆南指而颺盖繪畫僧報我知其處也縱覜南北兩岩又待月出于時東方未盡澄澈復寒凛不可支令燒榾柮以熏屋户然後就寢夜半星月皎然辛巳曉日昇暘谷霞彩暎蔚左右皆以余困劇必不能再陟余念數日重陰忽爾開

霽天公之餉我多矣今在咫尺而不能勉強則平生
芥滯之胷終不能盪滌矣遂促晨餔褰裳徑往石門
以上所履草木皆帶氷淩入聖母廟復酹而謝曰天
地清霽山川洞豁實賴神休良深欣感乃與克己觧
空登北壘太虛已上板屋矣雖鴻鵠之飛無出吾上
時因新霽四無纖雲但蒼然茫然不知所極余曰夫
遐覌而不得其要領則何異於樵夫之見盍先望北
而次東次南次西且也自近而遠可乎空頗能指示
之是山自北而馳至南原首起為般若峰東迤幾二
百里至此峰更峻拔北蟠而窮焉其四面支峰高竪

競秀爭流雖巧曆不能究其數見其雉堞若曳而繞
者咸陽之城歟青黃膠交而白虹橫貫者晉州之水
歟青螺点〻庚而橫眞而立者南海巨濟之群島歟
若山陰丹城雲峰求禮河東等縣皆隱於欒積之中
不得而視也山之在北而近曰黃石曰鷲巖遠曰德
裕曰鷄龍曰走牛曰修道曰伽倻東北而近曰皇山
曰紺岳遠曰八公曰清凉在東而近曰闍崛曰集賢
遠曰毗瑟曰雲門曰圓寂東南而近曰卧龍在南而
近曰瓶要曰白雲西南而遠曰八顛在西而近曰荒
山遠曰無等曰邊山曰錦山曰威鳳曰母岳曰月出

西北而遠曰聖壽或若培塿或若龍虎或若飣餖或
若劒鋩而唯東之八公西之無等在諸山稍為嶙嶐
也鷄立嶺以北縹氣漫空對馬島以南蜃氣接天眼
界已窮不復了了也使克己志其可識者如右遂相
顧自慶曰自古登此峰者有矣豈若吾曹今日之快
耶下壘據磴而坐酌數杯日已亭午望靈神坐高堂
尚遠亟穿石門而下登中山亦大峰也郡人由嚴川
而上者以北第二峰為中自馬川而上者甑峰為第
一此為第二故亦稱中焉自是皆由山脊而行其間
奇峰以十數皆可登眺與上峰相埒而無名稱克己

曰自先生名之可矣余曰其如無徵不信何林多馬價木可為杖使從者揀滑而直者取之須臾盈一束歷甑峰抵沮洳原有楓樹當徑屈曲狀棖闌由之以出者皆不俛僂原在山之脊也而袤曠可五六里林藪蕃茂水泉縈回可以耕而食也見溪上草廠數間周以柴柵有土炕乃內廂捕鷹幕也余自永郎岾至此岡巒處處設捕鷹之具不可勝記秋氣未高時無採捕者鷹隼雲漢間物也安知峻絕之地有機械豈卻而伺者見餌而貪猝為羅網所絓絛鏇所制亦可以儆人矣且夫進獻不過一二連而謀充戲玩使鶉

衣啜飧者日夜耐風雪跧伏於千仞峰頭有仁心者所不忍也暮登唱佛臺嶷〻斗絶其下無底其上無草木但有躑躅數叢羚羊遺矢焉俯望萱原串麗水串蟾津之委山海相重益為奇也空指衆壑之會曰新興寺洞也李節度充均與湖南賊張永己戰于此永己狗鼠也以負險故李公之智勇不能禁遏其奔迸卒為長興守之功可歎已又指岳陽縣之北曰青鶴寺洞也噫此古所謂神仙之區歟其與人境不甚相遠李眉叟何以尋之而不得歟無乃好事者慕其名搆寺而識之歟又指其東曰雙溪寺洞也崔孤雲

嘗遊于此刻石在焉孤雲不羈人也負氣槩遺世乱
非惟不遇於中國而又不容於東土遂嘉遯物外溪
山幽閴之地皆其所遊歷世稱神仙無愧矣宿靈神
寺但有一僧寺之北崖有石迦葉一軀世祖大王時
每遣中使行香其頂有鈌亦云為倭所斫噫倭真殘
寇哉屠剥生人無餘聖母與迦葉之頭又被斷斬豈
非雖頑然之石以像人形而遭患歟其右肱有瘢似
燃燒亦云刼火所焚稍加焚則為彌勒石夫石痕本
如是而乃以荒恠之語誑愚民使邀來世利益者爭
施錢布誠可憎也迦葉殿之北峰有二岩突立所謂

坐高臺也其一下蟠上尖頭戴方石濶纔一尺浮屠
者言有能禮佛於其上得證果從者王崑廉丁能陟
而拜余在寺望見亟遣人叱止之此輩頑愚幾不辨
菽麥而能自判命如此浮屠之能誑民舉此可知法
堂有蒙山畫幀其上有贊云頭陀第一是爲抖擻外
已遠塵內已離垢得道居先入滅於後雪衣鷄山千
秋不朽傍印清之小篆乃匪懈堂之三絶也東砌下
有靈溪西砌下有玉泉味極甘以煮茗則中冷惠山
不能過泉之西壞寺巋然此古靈神也其西北斷峰
有小塔石理細膩亦爲倭所倒後更累之以鐵貫其

心失數層矣壬午起早開戶見鰭津潮漲久視之乃
嵐氣平鋪也食罷並寺之西北憩于嶺上望般若峰
約六十餘里而兩足盡重筋力已竭雖欲往觀不能
強也徑由直旨而下道益懸危攀樹根履石角數十
餘里皆此類也面東而仰視天王峰若咫尺矣竹梢
或有實皆為人所採松之大者可百圍擲立嵌岩皆
平日所未見既下峻趾踞二壑之水所合其聲噴放
振撼林麓澄潭百尺游魚濈濈余四人掬水瀨齒浴
崖曳杖而行甚可樂也谷口有野庙僕人以馬先候
馬遂服鞾帶乘馬抵實宅里父老數輩迎拜道左云

使君遊歷無恙敢賀余始喜百姓不以優遊廢事罪
我也鮮空往君子寺法宗往妙貞寺太虛充已往遊
龍游潭余則踰登龜岾往還郡齋出遊纔五日而頓
覺胷次神觀寥廓蕭森雖妻孥吏胥視我亦不似舊
日矣嗚呼以頭流崇高雄勝在中原之地必先嵩岱
天子登封金泥玉牒之檢以升于上帝不然則當比
之武夷衡岳博雅如韓昌黎朱晦菴蔡西山修煉如
孫興公呂洞賓白玉蟾聯裾接踵彷徉栖息於其中
矣今獨為庸夫逃隸竄籍學佛者之淵藪吾輩今日
縱得登覧一遭僅償平素之願而繩墨忩々不能訪

青鶴歴五全遍探幽奇爲夫豈玆山之不遇耶長咏子美方丈三韓之句自不覺神魂之飛越也歲壬辰仲秋越五日書

續頭流録　金濯纓

士生而弧瓜一方命也既不能遍覌天下以畜其有則域中之山川皆所當探討者惟其人事之喜違也常有志而未副願者什居八九予初求爲晉學其意則便養也而勾漏作令葛稚川之心又未嘗不在於丹砂馬頭流在晉之境既到晉則日理兩屐頭流之烟霞猿鶴皆余之丹砂也二載臯比徒重腹便之談

則引疾于鄉以遂倘徉之志而足迹未嘗一及于頭流豈非素志之未副者也然頭流不敢忘懷也每與曺太虛先生共卜一遊而太虛簪纓有累余阻於道途之往來未幾太虛丁內艱而去天嶺矣天嶺上舍鄭伯勗余之神交也今年春歌鹿鳴於道州適過吾門約覌頭流無何金相國殷卿出按嶺南屢以手柬期而未赴也四月十一日己亥追其行上謁於天嶺問天嶺之人則伯勗賦二鳥於京師而還其廬已五日矣遂得相還雅喜其宿願之不悖金相國將挽余以自隨余辞以山行有約相國強之而不能奪也則

資行以送仍恨簿書爲累羸瘵已甚未得從之遊介介不已新天嶺李先生箴乃余杏壇執經者也資我亦厚天嶺人林貞叔亦從以偕三人之行十四日壬寅遂自天嶺南郭門而出西行可一十里渡一溪水抵一逆旅名曰蹄閑自蹄閑西南行上下岡隴可十里兩山對峙一泉中注漸入佳境矣行數里陟一岵從者曰當下馬拜余問所拜答曰天王余不省天王是何物策馬而過是日雨下如注嵐霧渾山從者皆蓑笠泥滑路澁相失在後信馬到登龜寺山形穹窿如龜以寺登其背而名也古砌絶峻砌隙有幽竇澗

水自北而注其中灑〻然其上有東西二刹一行皆
寓於東刹汰還從者雨勢竟夜終朝殊未已遂由寺
宇各就午寢僧忽報雨霽頭流呈露吾三人驚起刮
睡眼視之則蒼然三峰偃蹇當户白雲橫斜翠黛隱
映而已少選又雨余戲曰造物其亦有心者歟潛形
山岳似有所猜伯勗曰安知山靈久閟騷客為訐耶
是夜復晴皓月流光蒼顏全露積〻聳谷若有仙人
羽客来舞翩〻也伯勗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查滓
矣余之小蒼頭頗調觱篥令吹之亦足以傳空山之
響三人相對夜分方寢遲明吾與伯勗着芒屩策扶

老歩下登龜一里許有瀑布可観行十里許穿一孤村ミ多柿樹崎嶇経丘縁山腰右轉而西北行巖下有泉掬而飲之仍盥手出一步到金全菴一僧出汲余與伯昜率尓而入庭中有牧丹數本半謝花甚紅百結衲子廿餘亐荷袈裟梵唄相逐回旋甚疾余問之云精進道場也伯昜頗解之曰其法精而無雜進而不退晝夜不息以為作佛之功稍有昏惰其徒中捷者一人以木長板拍而警之使不得惱睡余曰為佛亦勞矣學者於作聖之功做得如此則豈無所就手菴有六環錫杖甚古物也日亭午由舊路而返下

瞰石澗懸漲如湖遙指上無住君子寺欲往而不可渡矣山路將下甚側足不停地遂以杖拄前滑澀而下鞍馬已候於山下騎行纔移一步吾所乘獨蹇一足如下眷然顧謂伯勗曰蹇驢風味詩家固不免矣沿澗北崖東行至龍游潭々南北幽窅奇絶塵凡如隔千里貞叔先待於潭石上具饌以待点罷遂行時適新晴水褰兩崖潭之奇狀不可得而窺矣貞叔云此佔畢公為郡時禱雨齋宿處也潭石鱗々如田之畇々多宛延之迹又有石如甕如釜鬲類者不可勝紀民以為龍之器皿也殊不知山間湍急水石流轉

相磨之久而至於成形甚矣細民之不料事而好誕
謊也由潭而東路極險陁下臨千尺竦然如墜人馬
負息而過者幾三十里屬㞳望頭流之東麓蒼藤古
木之間指点先涅古涅等方丈不知其幾也一葦如
㵎弱水雖欲跂一步以登而不可得矣路漸低而山
漸夷水漸安流有山自北而斗起為三峰其下居民
僅十數屋名曰炭村前臨大川伯勗曰可居也余曰
文筆峰前尤可卜也前行五六里篁竹林中有古寺
曰岩川土壤平廣可以廬其居也由寺而東一里赤
壁千尋人鑿斜逕於壁間而行一里許踰一小峴北

行出貞叔田園之下貞叔邀請不已日已暮又恐雨
益甚水益漲辭曰王子猷到門而返不見安道況今
與貞叔共數日之遊不必更入門矣貞叔謝以足疾
未得卒陪杖屨云與之別曛黑投沙斤驛兩股疼痛
更不可步翌日晝還天嶺来隨人騎馬行一里許並
大川而南背岩川之下流西望蒼山壘壘然抑抑然
背頭流之支峰也午投山陰縣登換鵝亭覧題記此
臨清江有逝者悠悠之懷少歇枕而覺噫擇而處仁
里知也栖而避悪木明也縣號為山陰而亭扁以換
鵝其有慕於會稽之山水者乎吾輩安得於此永繼

東晉之風流乎由山陰而南及丹城所歷溪山清秀
明麗皆頭流之緒餘也新安驛十里舟渡津而步投
館丹城余嗄丹丘城而仙之丹之守崔慶甫資送加
厚花砌上有烏竹百竿擇其可杖而根斬二竿分與
伯勗自丹城西行十五里歷盡阻絶得寬原一清泠
注其原之西緣崖而北三四里有谷口入口有削巖
面刻廣濟巖門四字〻畫硬古世傳崔孤雲手迹也
行五里許見其竹籬茅屋烟火棗柘渡一溪進一里
柿樹環匝而山之木皆栗也有藏經板閣歸然繚以
周垣〻之西上百步樹林間有寺扁曰智異山斷俗

寺有碑文門前乃高麗平章李之茂所撰大鑑師銘完顏大定年間建也入門有古佛殿礱斲甚樸壁画二晃流居僧云新羅臣柳紙者辭祿舍身創此寺因名斷俗圖其主之像有板記在焉余早之不省循廊而轉行長屋下進五十步有樓制甚古樑柱撓腐猶可登眺憑檻臨前庭有梅數條相傳政堂梅乃姜文景公之祖通亭公少讀書於此手植一梅後登第官至政堂文學遂得名其子孫世封植之云出北門驀過一澗榛荒間有碑乃新羅兵部令金獻貞所撰僧神行銘李唐元和八年建也石理麤惡其高不及

大鑑碑數尺文字不可讀北垣之内有精舍住持所
燕居也繞舍多山茶樹舍之東有奬字世傳致遠堂
堂之下有新搆一架極高其下可建五丈旗寺僧以
此欲安織成千佛之像也寺屋之廢而僧不居處者
多數百架東廊有石佛五百軀逐軀各異其形恠不
可狀還就住持之舍披寺之故有白楮紙連三幅搗
錬精勁如今之咨文紙其一署國王王楷即仁宗諱
也其二署高麗國王王晛即毅宗諱也乃正至起居
於大鑑師狀也其三書大德而一書皇統大德則蒙
古成宗之年也考其時不合不可詳皇統則金太宗

年也仁毅父子既稟戾狄之正朔又致勤於禪佛如是而仁宗困於李資謙毅宗未免巨濟之厄佞佛之無益於人國家如是夫又有蠹餘青綾書字体類右軍勢如驚鴻不可淂以附翼奇矣哉有黄綃書者紫羅書者其字畫下於青綾書而皆斷簡其文亦不可詳矣又有六部合署朱勑一通如今之告身而亦逸其半然亦好古者之所欲覩也伯勗足踰悼於登陟遂留一日有釋該上人可語薄暮晉牧慶公太素遣兩伶各執其業以娛山行又遣貢生金仲敦以奉筆硯黎明細雨絲絲簑笠以行伶執笙笛先路而釋該

為鄉導出洞四望則水抱山圍宅幽而勢阻真隱者
之所盤旋也惜其為緇流之場而不與高士為地也
西行十里渉一巨川乃蓬川之下流也由川而南斜
轉而西約行二十里皆頭流之麓也野濶山低清川
白石皆可樂也折而東向行澗谷間水清石齗〻然
又折而北行九渉一澗又東折而行渡一板橋樹木
蓊欝仰不見天路漸高行六七里有二鴨脚樹對立
大百圍高叅天入門有古碣石額曰五臺山水陸精
社記讀之殊覺好文卒業則乃高麗權學士適趙宋
紹興年中撰也寺有樓觀甚偉間架甚多幢〻交羅

有古佛僧言高麗仁宗所鑄仁宗所御鐵如意亦在
云日暮雨濕遂止宿詰朝僧以芒鞋為贈出洞而北
右山左水道甚懸危行樹陰中十里許洞口稍開豁
有膴原可以耕而食又十里有居民揉木為業鍛鐵
為生余曰花開為春葉落為秋有是夫從僧曰地僻
而里正無忌憚民苦於賦煩役重久矣出五里抵默
契寺寺在頭流最名勝刹而及寓目殊不愜前聞但
寺宇明媚以間金奇錦青紅雜製以為佛袈裟居僧
廿餘默言精進如金全而已少憩舍馬扶筇扶苦竹
林迷失道間閱抵生方寺居僧只三四寺前栗樹皆

為斧斤斫倒問僧胡然僧曰民有欲田之者禁亦不能余歎曰太山長谷耕墾亦及國家民旣庶矣當思所以富而教之也少坐呼笙笛吹破湮鬱有鶉衣一衲班舞於庭蹲蹲然其氣像可掬遂與之俱登前峴有木横道生其上前後臨大壑晩色蒼然笙聲和笛寥亮清澈山鳴谷應神魂覺爽矣興盡乃下坐溪邊盤石濯足是日猶陰遂宿東上元寺夜半夢覺星月皎潔杜宇亂啼魂清無寐吾庚兄金亨從喜報曰明日天王峰可快意登覽也早戒行李遲明偪屨着綦致其輩圓行林薄中路甚梗榴翳沒身其下皆苔竹

笋芽出地而茁乱𨂂而行蛇虺當道木之自仆者相
錯於前皆梗楠豫章之村也或偃僂出其下或蹩躃
行其上仍思其不過於匠石不見倫於棟樑之用而
枯死空山為造物可惜然亦終其天年者歟余健步
先待於一澗石伯勗力憊腰繫一索使一僧挽而前
余迎謂曰僧從何處拘罷人來伯勗笑曰不過山靈
拏逋客耳盖伯勗曾遊此山故戲答云耳到此渴甚
從者皆掬水而和麋飲更無蹊逕岩溜聚成一澗從
山上淙淙如銀潢自天倒瀉澗中巨石纍纍相疊為梁
苔痕滑潤履之易踣童行往來者纍小石其上以識

其路樹陰慾天光景不漏如此泝澗五步一息十步
一息矻々用力澗盡稍北復披苦竹中山皆石也攀
緣磴蔦轉々以上喘々十餘里陟一崔嵬躑躅花爛
開喜其別造化折簪一花分命從者皆挿以行過一
巘崿號世尊岩々極峻拔有梯可上々而望天王峰
可數十里喜謂從者努力更進一步自此路稍低行
五里許到法界寺只留一僧木葉田々綫長山花艶
艶方開即候暮春也少憩即上有石如船或如門由
之以行盤回曲折嵌硿硲砑𥓎石角攬木根緣及峰
頭而大霧四塞咫尺不辨香積僧將錡子來淂一寛

地面巖溜淙〻滴成泉水不敢更上即命淅米而炊
滿山更無他材有木如杉檜僧云枇木也薪而爨失
飯味試之果然古人知勞薪之所炊者因可推也人
傳頭流多柿栗海松秋風寀落填滿蹊谷居僧取而
充飢者妄也他草木尚不遂其生況於果實乎每歲
官督海松民常轉貿於產鄉以充貢云凡事耳聞不
如眼見者類此薄暮上峰頂〻上石壘僅容一間板
屋〻下有石婦人像所謂天王也紙錢亂掛屋樑有
嵩善金宗直季昷高陽俞好仁克己夏山曺偉太虛
成化壬辰中秋日同登若干字歷觀曾遊人姓名多

當世之傑也遂宿祠宇襲重綿加煖衾以自溫從者
燎火祠前以御寒夜半天地開霽大野洪尾白雲宿
於山谷如蒼海潮上多少浦口白浪駈雪而山之露
者如島嶼点〻然也倚壂俯仰神心俱凜身在鴻濛
太初之上而襟懷與天地同流矣辛亥黎明覲日出
暘谷晴空磨銅徘徊四望萬里極目大地羣山皆為
蟻封蚯垤描寫則可會昌黎南山之作而心眼則直
符宣尼東山之登矣多少興懷下瞰塵寰感慨係之
矣山之東南古新羅之區也山之西北古百濟之地
紛〻蚊蚋起滅於甕盎從頭屈指幾多豪杰埋骨於

此哉吾輩今日登覽無恙亦豈非　上之賜也茫〻
靄〻太平烟火中又念有悲歡憂喜吹萬不齊者遂
語伯昂曰安淂與君邀偓佺之輩淩鴻鵠之飛身遊
八紘之外眼窮一元之數以覌夫氣盡之時耶伯昂
笑曰不可得矣仍命僕夫具二簋洞酌將報事於祠
下其文曰昔先王制上下之分五岳四瀆唯天子得
以祭之諸侯只祭封内之山川公卿大夫各有所當
祀也降及後世名山大川至於祠庙凡文人行子之
出其下者必以行具而奠有告焉有祈焉者皆是也
維頭流逌在海邦磅礴數百里作鎮湖嶺二南之界

環其下數十州必有巨靈高神興雲雨儲精英以福于民無窮已也某與進士鄭汝昌守道疾邪平生不讀非聖之書行過淫祠必蹴之毀之而後止也今年夏作意遊山行及玆山之麓霞雨冥濛惧不克縱观玆山之異也昨者雲陰解駁日月光霽精心黙禱衝山之靈未必不享於韓愈氏也問諸居民以神為摩耶夫人者誣而佔畢金公吾東方之博通宏儒徵諸李承休之帝王韵記以神為麗祖之妃威肅王后者信也提甲烈祖以一三韓免東人於紛争之苦立祠巨岳而永享于民順也吾年弱冠失所怙老母在堂

西山之輝漸追爱日之懇未嘗弛於跬步之頃也周文九岭郭琮祈年書籍有驗敢為山行告焉而敢為老母祈焉白飯一盂明水一爵貴其潔且敬也尚饗文既成且酹伯昴曰世方以為摩耶夫人而子明其威肅王后恐未免世人之疑不如已之余曰且除威肅摩耶而山靈可酹伯昴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且國家行香不於山靈而每於聖母或迦葉子將奈何余曰然則頭流之靈不享矣棄山鎮而瀆淫祀是則秩宗者之過也遂止平日但仰見雲氣之麗于天不知其為半空物也到此則眼底平鋪而已平鋪處

必晝陰也日晡時嵐氣四合遂下由石門投香積寺
寺僧相賀云老物住此久今年多少僧俗欲覌上峰
者輒為風雨雲陰所蔽無一見得頭流之全体昨晚
陰雨有徵措大一登便光霽是亦異也余頷之寺前
有岩斗絕名金剛全登眺則眼前奇峰無數白雲常
繞之自法界至上峰至香積皆轉繞層崖而行崖面
皆石簟山背疊石落葉眯於石眼而草木之根因着
而生枝條短折皆東南靡拳曲蒙茸不能舒展枝葉
上峰尤甚杜鵑花始開一花兩花而未拆之蘂滿枝
正是二月初也僧云山上花葉五月始盛六月始彫

余問伯昂峯高近天宜先得陽氣而反後何也伯昂曰大地距天八萬里而吾行數日而到上峰〻之高距地不滿百里則其距天不知其幾也不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余曰凡物之生其忌高哉然高不免風雨之萃卑且遭斧斤之厄將何擇而可乎香積傍有大木數百章積焉問僧何為僧曰老子行乞於湖南諸州漕致繕洋〻而輸欲新此寺已六年矣余曰吾儒之於學宮其末矣釋氏之教覃自西域愚夫愚婦奉之軼於文宣王民之眺邪不如信正之篤矣寺可以望海余謂僧曰天壤之間水多而土少吾

青丘山多於地而國家生齒日煩無所容汝善慈悲
盍為衆生根尋頭流之所從来自長白山平鋤以填
南海作原隰萬里以奠民居為福田不猶愈於精衛
乎僧曰不敢當又曰高岸為谷滄海為桑田雲山石
室修錬金丹舍甬涅槃之道學彼長生之術待頭流
為谷南海為桑田然後共保耆壽何如僧曰願結因
緣遂拍手大噱廿四日壬子宿靈神前有唱佛臺後
有坐高臺突起千仞登而目可及遠東有靈溪注於
剖竹之中西有玉清水僧云鷹所飲也北有石迦葉
像堂中有畫迦葉圖賛匪懈堂三絶也烟煤雨淋惜

其奇寶之見棄於空山欲取之伯爲曰私於一家曷若公於名山以備具眼者之遊賞也遂不取百姓施財邀福於迦葉與天王等夜宿法堂昏霧顛風敲戸排窓氣襲人甚悪不可淂而久留也廿五日癸丑並山脊而西脊以北咸陽之地也而以南晋陽之地也一帶樵徑中分咸晋彷徨眺望久之復行樹陰中然皆土山有路可尋捕鷹者多成蹊徑不如上元法界路之甚也自山頂猝下午投義神寺〻在平地寺壁有金彦辛金楣題名居僧三十餘亦精進竹林柿園種菜為食始覺人間世矣然回首青山已抱鋅烟霞

謝猿鶴之懷矣寮主法海可僧也少憩遂行厭於登
高乃沿澗水躡白石而下洞府清邃可樂或拄杖觀
遊魚及到神興寺〻前澄潭盤石可以永石寺臨洞
而構最勝於諸刹遊人足以忘故矣昏投寺中云此
作法道場鍾鼓喧聒人物閙擾泛然若有所失是日
約行四十餘里山路險阨寺僧皆以為健步健步云
余平日見鄉童走卒行及奔馬自以為事之甚難比
山行初若重步為日多而兩脚漸覺軒擧始知凡事
在乎習成耳余每拄瘦笻而行二十六日甲寅始舍
笻騎馬有雲中興了長老二僧相送出洞至一略彴

了長老云近世有退隱者住神興一日語其徒曰有
客至當淨掃除以候俄而有一人騎白駒結藤蘿為
鞦轡疾行而来履獨木如平地衆皆駭之至寺迎入
一室清夜共話不可聽記明朝辭去有姜家蒼頭者
學書於寺起其異客執鞋以奉之其人以鞭揮去袖
落一卷文字蒼頭急取之其人曰誤被塵隷攬取珍
重慎藏勿以示世言訖急行復由略彴而逝姜蒼頭
者今白頭猶居晉陽之境人有知者求覌不與蓋其
人崔孤雲不死在青鶴洞云其說雖無稽而亦可記
也余與伯勗試渡其橋纔進數步而惝怳欲墮返而

厲揭於澗之下流以渡行出谷口山多質嵓水橫洞下流漸見村落西山之麓有古壘云古花開也行五里乱澗水〻石齒〻東行一里雙溪合流兩石對立刻雙溪石門四字視廣濟岩門字加大如斗而字體不相類如兒童習字者之為由石門一里有龜龍古碑篆其額曰雙溪寺故真鑑禪師碑九字傍書前西國都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敎撰乃光啓三年建光啓唐僖宗年也甲子至今六百餘年亦古矣人物存亾大運興廢相尋於無窮而此碩然者獨立不朽可發一歎所見碑碣多

矣斷俗新行之碑在於元和則先於光啓矣五全水精之記撰於權適則亦一世之文士也而獨於此興懷不已者豈孤雲手澤尚存而孤雲所以徜徉山水間者其襟懷有契於百世之後歟使其生於孤雲之時當執杖屨而從不使孤雲蹁蹁與學佛者爲徒使孤雲生於今日亦必居可爲之地摛華國之文責歸太平某亦得以奉筆硯於門下矣摩挲蒼蘚多少感慨苐讀其詞偶儷而好爲禪佛作文何耶豈學於晚唐而未變其習耶將仙逃隱淪玩世之衰而與時偃仰托於仙佛以自韜晦耶不可知也碑北數十步有

百圍老槐根跨蹊水亦孤雲手植寺僧燒園誤延槐
腹虎倒龍顛之餘幹之腐而存者丈餘居僧猶履其
根上往来呼為金橋噫植物亦有生氣則不能如石
之壽也寺北有孤雲所登八詠樓遺址居僧義空欲
鳩材而起樓云兮與義空少坐忽有剥啄聲問之云
官捕銀鯽水漲不可施罟當取川椒皮葉毒魚趣寺
僧取給僧曰資殺生之物柰何余亦顰蹙久之曰五
金之民既不免里正之暴𨕫溪之僧又將供毒魚之
物山林亦不安矣翌日乙卯因雨輟行二十八日丙
辰緣𨕫溪之東復扶笻攀石磴側危棧行數里得一

洞府稍寬平可耕世以此為青鶴洞者也仍思吾輩得以至此則李眉叟何以不能到歟豈眉叟到此而誤不省記歟抑果無青鶴洞者而世傳相仍歟前行數十步臨絶壑閣過棧道得一菴曰佛日構在絶壁上前臨無地四山奇峭爽槩無比東西有香爐峰左右相對下有龍湫鶴淵深不可測菴僧云每歲季夏有青身赤頂長脛之禽集香爐峰松樹飛而下飲於湫即去居僧度〻見之是青鶴云也安得羅而致之置一琴為伴耶菴之東有飛泉濺雪下落千丈入鶴湫此儘佳境自登龜至此前後十六日所歷千岩竟秀

萬壑争流可喜可愕者不可一二數而可人意者佛日一菴耳又聞鶴語䟦眉叟所覔者在此然壑谷峻絕非猿猱則不可行妻孥牛犢無所容矣嚴川斷俗皆為緇塲而獨青鶴洞終不可得奈何伯朂曰松與竹兩美也而不若此君風與月兩清也而不若天心對影之為奇山與水俱仁智者所樂也而不若水哉水哉遲明將與子行出岳陽城而觀瀾於大湖也余曰諾

遊頭流録　曹南冥

嘉靖戊午孟夏金晋州泓〻之李秀才公亮李高靈

希顔愚翁李清州楨剛而洎余同遊頭流山〻中貴齒而不尚爵舉酌序坐以齒或時不然初十日愚翁自草溪来我雷龍舍同宿○十一日飯我鷄伏堂登道舍弟桓隨之元生右釋曾為釋化俗為其慧悟而善謳召與之行出門甫數十步有小兒前控曰進通奴来也只在此路下未捕愚翁遽揮丘史四五人左右亟之俄而縛致馬頭果八箇男女遂策馬去共嘆曰偶然下手有惡有德斯何造物所使耶吾復竊嘆曰愚翁袖手五十年拳如醬末子縱未能收地於河湟千萬里猶得指揮方略於呼吸之間可謂真大手

矣相與析倒而去向夕投晉州曾約泓之乘舟泗川遡鰆津入殯溪訃也忽遇李從事俊民於馬峴由湖南來覲其親〻〻則寅叔也更聞泓之御差去旋投寅叔第寅叔則吾姊夫也○十二日大雨泓之致書留之益以廚傳○十三日泓之來造殺牛張樂愚翁泓之俊民爭的劇飲而罷○十四日與寅叔共宿剛而第剛而為具剪刀麵醴酪河魚膾白黃團子青舟油糕餠○十五日又與剛而共向塲岩剛而庶弟栢從之先登古將軍李珣之快哉亭俄有泓之仲氏涖與泓之子思誠継之泓之尾至未幾泗川守魯克粹

以地主来見設小酌共登巨艦魯君致酒肴犒具下
舟還去鄭忠順瀊監會供億妓十輩等笙鼓吹皆列
是日以　恭惠王后韓氏忌不作樂蔬食時有白生
惟亮諂舟上謁同行是夜月明如畫銀波鏡磨天根
沃焦都在机遊棹夫迭唱響翻蛟窟三星乍中東風
微起忽張帆撤棹艤舩而上舟子俄報已過河東地相
與枕籍或縱或横泓之鋪毛席重衿幅貟甚帙植初
乞其邊浸〻碓擄推出泓之席外豈非昏墮夢境自
不知吾家已物奄為他人之有乎○十六日曙色微
明迫到鰭津擴𦗟間已失河東地云旭日初昇萬頃

叢紅兩岸蒼山影倒波底簫鼓吏奏歌吹迭作遥見
雲山抑出西北十里間者是頭流外面也相與挑覌
喜踴曰方丈三韓外已是無多地矣瞥過岳陽縣江
上有錚岩者乃韓録事惟漢之舊庄也惟漢見麗氏
將乱携妻子来栖微為大悲院録事一夕遁去不知
所之噫國家將亡焉有好賢之事乎善〻之好賢又
不如葉子高之好龍無補於乱亡之勢忽呼酒引滿
重為錚岩長息也向午泊舟陶灘貿〻残吏戴蘇骨
多来拜乃岳陽花開縣吏也又有團領數人来拜乃
泓之治内糾察勸農等官也江上山村高低連絡縱

横其畝雖今十存其一　王化所及浸被窮谷可見
昔時民物之盛也去陶灘一里有鄭先生汝昌故居
先生乃天嶺之儒宗也學問淵篤吾道有緒挈妻子
入山由內翰出守安陰縣為喬桐主所殺此去鍾岩
十里地明哲之幸不幸豈非命耶泓之則而先到石
門是雙溪寺洞門也蒼崖兩開可丈餘崔學士致遠
手寫四字題其右曰雙溪左曰石門畫大如鹿脛迄
今已千年不知此後幾千年也西邊一溪崩崖轉石
遠從百里來者乃神凝擬神洞水也東邊一溪漏雲
穿山邈不知所從來者乃佛日青鶴洞水也寺在兩

溪間是謂雙溪也十尺高碑龜趺屹立竪在寺門外數十步乃致遠碑也前有高樓扁題八詠樓後有碑殿重營未覆以尾寺僧慧通慎旭餉以茶果雜以山蔬接以賓主之禮是夜初昏植忽嘔吐下瀉却食仆卧愚翁護宿西廂室○十七日詰朝泓之来問疾忽聞全羅道魚瀾獺島倭舡来泊即撤行謀促食將返略行危酌曽此湖南儒者金得李許繼趙壽期崔研先到俱邀於法堂酒一廵樂一闋遽別行色忩遽未暇說討北山移檄事但於昨日舟中暫戲泓之東紫帶於腰此是繫縛卯申之物却恐卯申縛出去也柏

手一嚎及是果然只恨吾輩修行無力不能護一老
友共生支機石上泄吐滿腔塵土吸盡無限金華以
作桑榆一半糧料也留妓鳳月甕金江娥之貴千吹
笛千守餘皆放黜大雨終日不已陰雲四合不知此
外人間隔幾重雲水也及午湖南郵吏以從事書來
到烟金所報乃漕船數隻益嘆泓之骨相無分暫不
許一柯爛頃也泓之猶修無量度戒酒脯相望音書
繼至六甲行厨之具盡付之姜國年使吾輩都不知
桂玉之累國年州吏也是日晡而族生李應亨來詣
寺門及夕寅叔下洼呻痛晡而卒痛胷腹吐出數斗

絞腸翻胃氣勢甚苦下汪轉急投以蘇合元不効又投清香油不効舊狎江娥之捧首護持向晨是定朝起邀然撞首曰去夜胷痛如不克濟吾雖死諸君在吾寧死於婦人之手乎諸君慰觧曰君亦怯漢貪生之念尚重故暫遇微疾忽愛其死也死生亦大豈應若是其微耶〇十八日因山路濕未淂上佛日溪水漲未得入神凝留在湖南巡邉使南致勤致酒食於寅叔為從事之父也河進士宗岳奴青龍丁舍人季晦奴俱以酒鱗来謁神凝持任允誼来見舍弟所騎馬病蝶川外有人塵其名者付以調養夕與愚翁共

宿後殿之西方丈○十九日促食將入青鶴洞寅叔剛而俱以疾退固知十分絕境非有十分真訣神明不受寅叔剛而曾昔一入者乃是夢也非真到也若比泓之則雖有間矣亦是無後分事也老夫憶曾三度入來俗緣猶未盡除方知八十衰翁無職秩憶曾三度鳳池來者則猶不讓矣若比三入岳陽人不識者則未也是朝金君泾辭以疾扶妓貴千徑去金君時年七十七登陟如飛初欲上天王峰為人倜儻有若曾到梨园裡來者湖南四君白李兩生同行北上捂岩緣木登棧而進右釋打腰鼓千守吹長笛二妓

随馬作前隊諸君或先或後魚貫而進作中隊姜國
年膳夫僕夫運饋者數十人作後隊僧慎旭向道而
去間有一巨石刻有李彥愫洪淵字梧岩亦有刻柿
隱兄弟字意者鐫諸不朽傳之億萬年乎大丈夫名
字當如青天白日太史書諸册廣上銘諸口區區入
石於林莽之間梧狸之居求欲不朽適不知飛鳥之
影後世果鳥知何如鳥耶杜預之傳非以沉碑之故
惟有一段事業也十步一休十步九顧始到所謂佛
日菴者乃是青鶴洞也巖巒若懸空而下不可俯視
東有崒嵂撐突略不相讓者曰香爐峰西有蒼崖削

出壁立萬仞者曰毗盧峰青鶴兩三栖其岩隙有時飛出盤回上天而下〻有鶴淵黝暗無底左右上下絕壁環匝層〻又層倏回倏合翳薈蒙欝魚鳥亦不得往来不啻弱水千里也風雷交闘地闔天開不晝不夜便不分水石不知其中隠有仙儔巨靈長蛟短龜互蔵其宅萬古呵護而使人不得近也或有好事者断木為橋僅入初面刮摸苔石則有三仙洞三字亦不知何年代也愚翁與舍弟及元生諸子緣木而下徘徊俯瞰而上年少傑脚者皆登香爐峰還聚佛日方丈喫水飯出坐寺門外松樹下乱酌無筭并奏

歌吹雷鼓萬面響裂叢巒東面瀑下飛出百仞注為
鶴潭頓謂愚翁曰如水臨萬仞之壑要下即下更無
返顧之在前此其是也翁曰諾神氣颯爽不可久留
旋登後岡歴探地藏菴牡丹盛開一朶如一斗猩紅
從此直下一趍數里方得一憩纔熟羊胛便到瓊溪
初登上面一步更難一步及趍下面徒自舉足而身
自流下豈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者乎寅叔剛而登
八詠樓以迎夕與寅叔愚翁更宿後殿之東方丈○
二十日入神凝寺〻在瓊溪十里許間有残店數家
到寺門前百步許七佛溪上下馬列坐溪水險隘皆

卸馬背負而渡住持玉崙持任允誼来迓到寺未暇
往趁前溪盤石列坐其上獨推寅叔剛而於最高石
頭曰君等雖至於顛沛無失此地若置身下流則不
淂上矣笑曰請毋失此生新雨水肥激石噴啐或似
萬斛明珠竟瀉吐納或似千閃驚雷沓作噫吼怳如
銀河横截衆星錯落更訝瑤池燕罷綺席縱横黝ゝ
成潭龍蛇之隱鱗者深不可窺也頭ゝ出石牛馬之
露形者錯不可數也瞿塘峽口方可以喻其變化出
沒真是化工老手戲劇無藏處也相與睢盱禘䰢欲
哦一句不得一響歌吹衆聲僅如大甕中細腰之鳴

不能成聲祗為溪神之玩而已寺僧為具酒果盤盞以勞之吾亦以行果交酬迭作據石蹈舞盡歡而罷植強吟一絕水吐伊祈壁山濃青帝顏謙誇無已甚聊與對君看夕宿西僧堂夜卧默誦又以警人曰入名山者誰不洗濯其心胷自謂曰小人乎畢竟君子為君子小人為小人可見一曝之無益也○二十一日大兩殢日不已金思誠忍辭去冒兩強出白生惟良同出三妓與樂工并令偕出等與湖南諸生盡日坐沙門樓觀漲○二十二日朝兩暮晴溪水沒石內外不通有似白登之圍人口無慮四十餘恐粮地之

空勘會稾藏減饋平日之半惟酒無量或餘數十壺
諸君皆不喜飲故也聞有湖南士人奇大升輩十一
人亦阻雨上峰未下云獲溪神凝兩寺皆在頭流心
腹碧嶺挿天白雲鎖門趐若人烟罕到而猶不廢公
家之役贏粮聚徒去來相續皆至散去寺僧乞簡於
州牧以紓一分等怜其無告裁簡與之山僧如此村
氓可知政煩賦重民卒流亡父子不相保朝家方是
軫念而吾輩自在背處優游暇豫豈是真樂耶寅叔
請題硯袱一句植寫曰高浪雷霆鬪神峰日月磨高
談與神守所得果如何剛而繼寫溪湧千層雪林開

萬丈青汪洋神用活卓立嚴儀刑〇二十三日朝欲
出山玉斎飯送之頭流大小伽藍不知其幾獨神淑
水石為最昔與成仲慮自上峰來尋迹三十載後與
河仲礪全夏來栖又出二十載二君皆已仙去於今
獨來有若曽到河漢間茫然不知何日泛查來也法
宮佛榻揷起龍蛇牧丹間以奇花外面擧牖亦揷桃
菊花牧丹五彩交輝眩曜人目皆是東土禪宮所未
有也寺去求禮縣津頭二十里去瓊溪十里去沙患
菴十里去七佛十里去上峰一日道也出到七佛溪
上玉斎允誼架木為橋橫截溪面皆得穩步徐渡沿

溪下到硬溪越邉慧通愼旭渉水来送之健僧數人同来護渉又下六七里下馬欲濟前日養馬者及村夫數人烹鷄燒酒来饋之岳陽吏編竹為橋皆得搢渡溪水險急白石粼粼一行僕隷亦無一人顚蹶者可謂利渉矣誰不欲利渉猶時有利不利抑命耶渡溪未十里許青龍與其壻挐壺来盤排魚肉一似都市中物也龍妻水金舊居京師為有通門之恩来見寅叔別而衆皆調戲之乗舟喫午飯下泊岳陽縣前入宿縣倉別而往見族叔母於縣東數里許○二十四日晨饌白粥登東嶺嶺曰三呵息峴嶺高横天登

者數步三呵息故名之頭流元氣到此百里來偃蹇而猶未肯小下者也愚翁乘剛而馬獨鳴鞭先登立馬第一峰頭下馬據石而揮扇衆皆寸寸而進人馬汗出如雨良久乃至植忽面折愚翁曰君憑所乘之勢知進而不知止能使他日趨義必居人先不亦善乎翁謝曰吾已料君應有峭詆吾果知罷剛而顧視頭流陰雲掩翳不知所在乃嘆曰山莫大於頭流近在一望之中衆人瞪目而視之猶不得見况賢不能大於頭流近不能接於目前明不能察於衆見者乎相與四顧流覌東南面蒼翠最高者南海之殿也正

東之彌漫蟠伏波浪相似者河東昆陽之山也又東之隱〻嵩天如黑雲者泗川之卧龍山也其間如血脉之交貫錯綜者江河海浦之經絡去來者也山河之固不啻魏國之寶臨萬頃之海據百雉之城猶為島夷小醜重困蒼生寧不為嫠婦之憂乎晚到横浦驛饑甚啗寅叔行籍中果子乾雉飲秋露一勺午到頭理峴下馬憩樹下渴甚人各飲冷泉數瓢下忽有芒鞋襦直領人下馬翩〻而過見則而輒坐問其所之乃光陽校官也有雄雉喋〻而鳴李栢挾弓飲鏃邏繞之雉忽飛去衆皆笑之方在雲水中非雲水則

不入眼纔到下界所見無他廣文之過山鷄之飛猶
足以掛眼所見如何不養乎夕到旌樹驛舘前竪有
鄭氏旌門鄭氏趙承宣之妻文忠公鄭夢周之玄孫
承宣義人也高風所擊隅壁寒慄知燕山不克負荷
退去十餘年猶不得免夫人沒為城旦乳抱兩兒背
負神主不廢朝夕祭節義雙成今亦有焉看來高山
大川非無所得而此韓鄭趙三君子於高山大川更
於十層峰頭冠一玉也千頃水面生一月也海山三
百里獲見三君子之跡於一日之間看山看水看人
看世山中十日好懷飜成一日不好懷後之東鈞者

来此一路不知何以為心耶且看山中題名於石者多三君子不曾入石而将必名流萬古昌若以萬古為石乎泓之又令饔人致饍於驛已四五日矣李生貞乙枝曺秀才元佑来見及昏乙枝嚴君以酒来趙光翊亦来夜䢖郵店一室僅如斗大傴僂而入房不展脚壁不蔽風方初怫然如不自容既而四人抵頂交枕甘寢度夜可見習狃之性俄頃而便趍於下也前一人也後一人也前入青鶴洞若登閬風猶以為不足又入神凝洞方似上瑶池猶以為不足又欲跨漢入青霄控鶴冲空便不欲下䢖塵寰淺之厝身於

坏螻之間又將甘兮然雖是素位而安可見所養之
不可不高所處之不可小下也亦見為善由有習也
為惡由有狃也向上猶是人也趍下亦猶是人也只
在一舉足之間而已○二十五日為朝飯于驛舘者
各欲散去黯然疚懷暫許少頃留連也寅叔居漢城
剛而啟泗川愚翁啟草溪植居嘉樹泓之居三山行
年五十六十近七十各在數百里五百里近千里他
日盍簪匹似難期寧不慨然惜別乎剛而酌酒持滿
曰此別寧有說乎擊目忘言果有是也衆皆忘言遍
上馬去到七松亭登上高全舟渡多會灘寅叔泓江

而下剛而更到一里而别吾與愚翁踽〻而来茫〻
然已失之矣夕宿雷龍舍又别愚翁弦矢初分落〻
晨星當此秕懐正似春女然諸君以余頻入頭流因
知山間事者也令余記之余嘗往来茲山曽入德山
洞者三入青鶴神凝洞者三入龍遊洞者三入白雲
洞者一入獐項洞者一豈直為貪山貪水而往来不
憚煩也百年齋計唯欲借得華山一半以作終老之
地已事與心違知不得住徘徊顧慮涕洟而出如是
者十矣於今匏繫田舍作一行屍此行又是難再之
行寧不悒〻嘗有詩曰頭流十破死牛脇嘉樹三巢

寒鵲居又曰全身百訃都為謬方丈於今已背盟諸
君皆是失路之人何但僕栖〻無所故耶祗為沉酣
者先道之為副封馬南冥曺植楗仲記

曺南冥遊頭流録觀其遊歷探討之外随事寓意
多感憤激昂之辭使人凛〻猶可想見其為人其
曰一曝之無益曰向上趂下只在一擧足之間皆
至論也而所謂明哲之幸不幸等語真可以蔽千
古英雄之歎而泣鬼神於冥〻中矣或以其尚奇
好異難要以中道為疑者噫自古山林之士類多
如此不如此不足以為南冥矣若其節拍氣味所

從來有些子不可知處斯則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嘉
靖庚申孟春真城後人景浩書于溪上書舍

頭流山紀行錄

青溪子梁大樸

頭流之遊再也昔庚申春省親于昇州鈴閣將還由
鳳城循江流以下入花開洞歷賞雙溪青鶴洞槩神興
瀨神而止後己丑秋與申上舍深遠輩由雲城繞荒
山而轉宿百丈寺因探外面水石直上天王峯靈神
坐高臺等處又庚辰秋與孤潭先生從燕谷

春花秋葉魂未嘗不往來于其間何哉豈以其
雄呑溟海建標天地羣仙所居龍像所會者歟適丙

戊秋春澗學士吳君勳仲氏　　因奮然嗟咄
曰處人間三十年無羽翼起上累身居火宅生成鬚
婦惜哉予安能使我抽身塵網揮手寥廓足乱浮雲
杳視六合與造物者遊於渶漭之域乎余應曰逢佳
辰辦清遊不過廣德青溪乎山水之勝足以盪塵胷
而除俗想矣春澗曰未也吾惡其小余曰必也大观
則其頭流絕頂乎遂相視而莫逆因並馬以出往尋
清虛亭主人楊君吉甫氏楊君即春澗之舅氏也素
有仁智之性聞言即合相與理屐而行是九月二日
也歌兒爱春箏手守介笛工生伊亦從此亦濟勝具

也余與春澗首路東溪歷汸晚飲翁清虛主人直向
山路日暮會于嶺院少憩夕宿雲峰縣〻倅李君會
氏余之再從親也邀致東廂接以青眼一行皆醉飽
鉦厮賤亦厭白飯也初三日甲午晴曉聞鼓聲出叢
薄間太守出而射具陳也林亭近公廨頗有佳趣邀吾
輩設勝筵或射或飲極其酣暢而罷日晚發行暫憩
于荒山碑殿即我　太祖捷倭頌功碑也殿即守碑
者所居而因碑得名云秣馬而發從引月驛入奐〻
口有梨花亭遊人駐馬處也自此尋迤南棧道繞山
行十餘里霜葉呈紅或淺或深秋溪澄澈曲〻可愛

至熊潭水上向北登山〻腰細逶百曲千盤幾到山之十九而得百丈寺因名責實無愧馬飛樓湧殿彌漫壑谷居僧千指叉手出迎真此山中第一叢林也南金最高爽借蒲團大卧遙望天王盤若靈神帝釋等峰積翠浮空横截東南壯哉少憩喫茶果因步入法堂僧云後有金堂清絕可賞余與春澗杖策同登蘭房幽靜地勢最高見南金所未見處歌兒輩得霜桃以進稍鮮㗋渴墻外又有楂梨爛熟令小奚攀枝乱摘須臾盈掬聊以為戲日暮還法堂清虛主人尚卧南金矣居僧智岩鄉井舊知也做飯設泡情意頗

款堅拒不得遂會食前楹夕宿玄妙堂初四日乙未晴曉起喫白粥吾三人相與謀曰山中破寂非梁光祖不可所謂光祖居天嶺郭外長於歌舞雜以獻笑吾輩常以俳優戲之即折簡以邀薄晚下山沿溪行十餘里訪邊山人隱處（邊山人士貞也）竹籬茅舍桃柳成行傍有數家荒店鷄鳴犬吠宛然秦餘俗矣大允山宜廬土宜栗園林宜果溪澗宜魚真寬閑之境寂寞之濱而隱者之所盤旋也但山翁出山雲物荒涼蕙帳空而猿鶴怨也余與春潤各得一詩留之壁間遂策馬去涉桃灘下流尋實相寺舊址寺廢已百年頹垣破

礎埋沒荊榛間唯残碑横卧路側鐵佛嵬然坐石床
而已僧云此是麗朝所創大迦藍也後為兵火所蕩
昔皆琳宮珠殿今為田翁野叟耕種之地此亦山家
之不幸而盛衰興廢雖金仙不能免也余與春潤立
馬躕躇而去沿流行五里許抵頭毛潭一行皆卸馬
以憇雄潭緑淨深不可測石勢叅差恠不可状石之
窪者為臼陷者為釜潭之得名以此而臼之深者或
無底釜之大者或容輪豈神龍藏珠穴玉女洗頭盆
耶吾三人踞坐潭邉厭观之因乱酌數巡而罷日暮
入君子寺〻在頭流最深處而平衍坦蕩無攀援登

陟之若東西按跡恣意所如余昔遊楓岳身登小人
串幽深峻險詰屈回曲一步之頃汗流至踵其君子
之可親而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兩箇老僧出迎門
外陰廊半頹佛殿寥落殊非昔日之君子寺也余恠
而訊之有僧蹙頞曰遊人織路官役如山僧安得不
殘寺焉能依舊哉因屈指數其官家之所侵而備述
其所以爲春澗曰汝毒之乎吾將告于從事者而減
汝役可乎僧扣頭不已噫苛政所及至此耶山間乞
食之流與編戶同科則剥膚之苦雖禽獸不得免矣
咨嗟良久遂會食法堂夕宿圓通殿懸燈夜話初五

日丙申陰早起促飯將向龍遊潭梁先祖拂曉而到
無他禮數以笑相迎每一言發坐皆絕倒亦一勝友
也薄晚載琴歌鳴笛而行有一尨眉顏先導因與之
俱遂出門沿溪行十餘里水益清石益瘦霜林着色
松檜夾路騎驢行色宛若畫圖間也放轡徐行不厭
遲遲既到潭邊余先下馬心驚魂悸可遠覌而不可
近也春澗顧余曰偉哉造物者為此弄也雖使韓昌
黎李謫仙置此中必袖手旁覌喑無一語況吾輩乎
不如勿吟詩姑與之飲酒可也於是弦歌交奏酒籌
無筭極歡而罷春澗不禁技癢得一詩如霆恠千年

跡蒼崖有裂痕之句雖古人亦難到豈非善形容耶
還到君子寺日已曛黑有童奴自天嶺南村負紅柹
及餅筒來足以爲明日登上峯點心資爾初六日丁
酉或陰或晴夜半張燈起坐理登山行李只芒鞋竹
杖布行纏而已天未明出門騎馬由義村直入初程
洞登上峯者必由是道焉入洞未數里有小村依篁
竹間村上下柹木如貫葉盡脫而實畾畾照耀一壑
此亦奇觀也巖崖爭立水石壯麗比之昨日所見伯
仲間也又山行十餘里到白門堂堂即路傍叢祠林
魑山鬼之所依也越巫吳覡之所聚也擊鼓同晝夜

鷺翶無冬夏堂中繪像眩惟難狀可嘆而不可留也
促飯着屐不顧而出令蒼頭卸鞍息馬扶筇信脚寸
寸登險遥瞻山脊迤不知何處為天王峰也但以不
失路為幸不以半塗廢為期登〻不已則早晚必到
絶頂無疑也自此得寸為寸淂尺為尺一舉足則登
一級一側身則跨一層雖喘胃歐而不敢辭也日午
始到哭岩僧云昔有河東倅登上峰到此力盡遂慟
哭而返故以名云鄙哉河東倅之無立志也不量吾
力輕犯崎嶇徒貪勝踐堆入于林中百里之塗未半
一簣之功既虧豈不為後人之所笑者乎令僕夫汲

水各飲一勺由此以上前人踏後人頂上後人見前人足底捫蘿攀木不堪其苦或柱杖而立或踞石而休春澗頓余曰努力進步無似河東傒之為人笑也相與策倦而行艱到帝釋堂廢址仰見天王峰其尊無上其大無外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次見帝釋峰儼然截立其勢撐空然於山峰企足不可及矣上峰之東有少年金石勢峭峻嚴不可犯也少年金稍下又有獨女峰〻形突起無與為伍也其他花峰蔘谷可喜可愕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回視衆山則已失於脚下矣時亢旱已數月求水不得各喫西果一點

稍慰文園之病自此路益險脚益戰一步甚艱令同
行僧一元覺蓮前後挽引而行春澗亦效之清虛主
人及梁光祖使兩僕負而登梁公時於背上舉臂狂
呼吾輩雖困極而不覺觧頤也又行十餘里有一佐
巖獨立路傍高可數百尺三面如削仰而視之可竦
可愕下有石蒲叢生遇霜雪而色逾碧如有物護焉
自此以上多設捕鷹幕虞人日夜跧伏于峰頭守網
羅而心力破也噫鷹隼雲霄物而不惜奇才以侯敎
者終爲機巧所中未免爲韝上之縶貪名嗜利者觀
此少戒矣日暮登帝釋神堂此亦神祠也下瞰層峰

絕壑併入於几席間生使人心凝形釋入希夷之境而無復域中常戀矣峰之最尊者曰靈神坐高金永郎峰神女峰盤若峰無任峰白頭峰地藏峰彌陀峰也有屹然挺立者有突然孤懸者僂然如鞠躬者跪然如俯伏者巍巍焉峩峩焉真真焉纍纍焉不可殫記也洞之幽絕者曰帝釋洞也羅漢洞也月落洞也臺岩洞也實相洞也嚴川洞也萬福洞也有逶迤者有周遭者窈而深者曲而盤者廓而有容者如佳而復者窪者汚者陷者縈青繚白莫得遯隱豈天工鍾粹於是不限於遐裔者耶時嚴霜夜零萬葉殆紅雲

容靉靆遠近濃淡水墨千萬重錦步障三百里也冨哉釋一元歎曰貧道住此山近十年每年秋類為人所挽登此堂覽此景多矣未有如今秋之燦爛眩曜也彷徨間山日側西前途尚遠一行皆疲困不能起將欲止宿而水火俱乏計無善策適有磨造工在庭下進曰香積寺距此不遠可遣人炊飯負水期會於上峰真良爾也如或迷路吾請先導一行喜甚如其言即拖杖而急登帝釋峰則羲車已浴虞淵矣俯臨南海鯨浪極天雲霞舒卷群島出沒余與春澗倚樹縱覌曰不到此峰焉知此峰之高不覌滄海焉知滄

海之大今而後方信地位高而所見大也然猶仰視之
上峰則其高自若也春澗顧余曰真可謂仰之彌高
者歟宜謂之頭流上〻頭也吾與子獨立於上〻頭
發浩歌舒長嘯樂其樂適其適可乎余曰諾自此石
勢懸空難於上天履險攀危竿頭進步艱到穴岩則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圓间有物無復可辨矣所謂穴
岩有岩當道而有穴者無此穴則此行殆哉輿地云
耶溪有禹穴塗山有支祈穴峩眉有仇池穴無乃此
類何穴之奇耶自穴以上犯夜行不知行幾里高幾
層也既到絕頂有板屋甚隘陋殊不如昔時所見屋

內有架〻上有聖母像所謂聖母即釋迦佛母摩耶夫人也僧云夫人自言飛過東方萬八千土願為頭流第一峰主云故設像而祀歷千百年可敬不可褻也余大笑曰汝言足以惑世宜乎巫覡之奔波也火頃磨工偕炊飯奴至果如所言長風吟壑靈籟殷空板壁摧破寒氣逼人僮僕皆股戰余命榾柮徹夜燒之禦寇之車輿可馭不亦泠然善乎上帝之閶闔尺五不敢高聲語也各鋪毛席相枕藉而臥骨冷魂清無復曩時之昏睡也初七日戊戌陰夜半起坐默禱將恐日出時頑雲戲之也余振衣出戶仰視天宇以

占陰晴忽覺天形傾側月星下垂矍然退縮驚悸不定春澗笑曰蒼〻之天自在高下之眼異覌而妄謂天傾側将壊子亦杞國之憂人也遂相對一笑然後知山之近天置身之極高而所見變於前也一元遷進曰長庚睽〻夜將曉矣吾輩急出天壇第一層候焉則時尚早宇宙沉〻不辨上下有若有未始有始也者鴻濛未判混沌未破也脗乎忞乎不知其所為也金鷄催曉震方欲啓有若有始也者積氣冲漠馮馮而翼〻也清濁定位無極而有極也自未始有始至清濁定位雖聖人存而不論我輩尚安得容喙哉

遂堅臥移時昕光漸近彩暈財天扶桑明滅鬣極欲
動紅雲萬里瑞光千丈陽烏騰翥而六龍摯出也天
吳奔竄而海若潛藏也黿鼉驚躍而波浪沸湧也才
到天衢六合洞然裨海間纖塵細髮一一可數而幽
陰邪恠莫能奸其間矣余謂春澗曰子亦知夫天與
水乎水浮天耶天浮水耶天外無水水外無天耶天
無回轉水無增減耶非子之愽通余爲淂聞乎春澗
曰吾姑且妄言之子亦以妄聽之奚天根浸水行健
不息地軸蟠空厚重載物大海茫洋包括四表日月
徃来黃赤其道星辰錯列十二其宮一氣之融結内

川流峙也二儀之摩判人卒繁庶也草木之榛ゝ鹿豕之狉ゝ莫非道行之而成者而一言蔽之曰天地一大塊也大塊浮一水而萬物麗大塊也天之回轉北斗主之水之增減尾閭司之予以吾言奚若余甚喜曰問二得十多乎哉言未既長虹竟天ゝ色漸低俯視下界則雲氣蓊匌矣遽尋笻杖飛步下山未及穴巖峰墅晦暝陰雲釀雪飛雨滿空一行皆露身沾濕衣重不得行艱入新帝釋堂爇大燎衣各喫餅一巵水一盂偃卧待晴春澗遇麻衣者二人相與商量物外討論仙趣又有聞筳詩數篇頗極清越殊非烟

火食語豈盡敎之於若士嵇康之於王烈將以真訣授之而春澗骨腥不能也惜乎向晩雲葉稍鮮兩意乍休峰巒出頭日光漏射余散策先下衆皆從之暫憩于河東巖飲水及到白門堂則山日未夕矣古人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信乎堂主進糲飯猶足一飽兒輩摘霜果滿袖以進此亦山行興味也暮投君子寺清月出嶺蘿窓晃映意思殊瀟洒達夜談話初八日已亥晴蓐食發行更尋龍遊潭路余欲往省姨母將向木洞而春澗輩亦爲天嶺倅所要更辦潭上遊也及到潭上則郡人報以倅爲山陰宰所挽醉卧鄭

生家云即策馬去自此峽東清潭黛蓄膏停平者深黑峻者瀄白斗折蛇行與山升降而恠石难列若頽領齦齶者數十里雖比之金剛萬瀑亦無甚愧焉余謂同行曰外家田庄在山後咫尺每欲誅茅結廬校老于此而世故廹人齎志未就者十年今則齒髮已變與世乖張吾將謝俗累遂前計欲與魚蝦麋鹿作伴從我者誰清虛主人率爾而對曰吾願膏吾車而從子于盤也遂於蛇潭卜地而至嚴川店路余獨登北嶺經尋木洞而春澗輩并轡向崔氏溪堂約以明朝會于木洞共設落帽遊一宵相別能使人黯然也

夕謁姨母因寄宿焉初九日庚子晴春澗輩被挽于
兩太守日晚不來豈非為有力者所奪耶余獨兀然
塊坐一年佳節拋却寂寥中殊無好意只與鄉老數
三共登南溪小全上折黃花泛白醪生有姜君竹年
君子人也指其水而告焉曰此子之外王父所釣遊
也指其全曰此亦子之外王父所自築也人去五十
年水依舊而全如昨子今把酒登臨烏得無情哉余
汪然出涕因憶李義山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
有所思之句正為今日道也大醉歛來終宵耿耿有
似遁空虛而待翌然矣初十日辛丑晴春澗輩未明

馳到余責以失約春澗曰一行一心皆聽於真宰倅
馬飢泥我馬得自由余曰若然則今之十日山中亦為
真宰所使耶相視而笑晚往禹仲平家設小酌終日
穩討梁先祖高聲頌足極發狂態衆皆大噱夜深乃
罷十一日壬寅晴朝飯後辭姨母踰沙峴點心于
八良院夕投碑殿宿焉此入山初面路也回望頭流
已失所在遙思洞天杳爲何處風埃撲面行路偪側
培塿成山細渠爲水甚矣哉所處之卑下也夜與春
澗說上峯事恍如夢裡升天也十二日癸卯晴至晩
困不起僕夫具飯以進日午踰安信院後嶺由白波

黄竹路乘月還家噫頭流之遊再也登上峰亦再也
賞秋葉看日出乃其餘事耳唯幸得春澗為詩伴得
清虛翁為語伴得梁先祖為戲伴此三者求之天下
未易得也愛春歌守介箏生伊笛雖云見慣渾閑事
而若使外人聽之必有如麻衣者之所慕至於蛇潭
之卜居余嘗十年内未得者而今忽有之方覺昔時
遊嘗徒勞神甬入山出山僅十日九所經歷耳可聞
目可覩者春澗皆括盡無餘以為日錄世之覽者足以
知窮山海之偉寬極逍遥之至樂矣奚待余言之贅
乎然且不已者吾將老矣尚待閉門冥搜日使兜筆

披而讀之憑几而聽之所謂不出户庭肴盡江山載在録者皆我有也所得不其多乎若夫山之高海之大洞壑之深岩石之恠雖窮萬穀之波秃千兎之毫亦莫能盡紀焉月日青溪山人記

登頭流山天王峰記

崔基彦

白頭山南流為智異山亦名曰方丈上峰曰天王登其巔洞見日月出入云余嘗欲一登之為快歲癸亥閏四月十四日丁卯自杞城發行宿高山之玉浦鄭友家翌阻雨十六日宿全州鳴灘金泉墟家十七日宿府南之高寺盖以宗會修譜事也約以南遊歸途

更會于交水菴十八日宿鎮安馬靈崔斗七子建家
馬耳山在縣南俗呼聳出山削石成峰聳出雙耳忽
然見之驚異非可愛十九日過見韓仁基德仲于川
渚宿長溪全友家二十日踰六十嶺抵兩松亭全郎
龜錫新基宿之廿三日踰大黄嶺到咸陽九羅吊鄭
延豊胤獻喪延豊為一蠹先生嫡孫而先生即基彦
高祖考之外祖也奉審先生神主愴懐不可勝宿奚
林鄭戚熙運泰吾家泰吾乃延豊之從叔而其伯胤
重獻文述也是日行四十里廿四日偕文述早至濫
溪書院奉謁行登山陰摸鵝亭〻下清江〻上蒼壁

西有尖峰欲飛樓觀亦繁華宿新安東五里酒幕是
日行八十里廿五日午至晋陽登真石樓臨江有義
岩古蹟城倚野中小陵而東邊平地城外多廬舍非
策也夕宿義谷寺廿六日早入保障軒資我以糧熊
一壷四宿義谷寺廿七日義谷僧導余向頭流山午
至德川洞口石上刻入德門三字川中白石錯歭白
波粼粼頗可賞溯流行一㕵地即德川書院享曺南
冥四山斗立無阿附意天王峰雄據西北而不見可
想君子人壁立氣象院在川上講堂扁以敬義而醉
醒堂洗心亭臨清流尋院即行時四邊青天獨頭上

雲暗而雨霑身山中雲雨之不時如此冒雨行十里
西北入佛藏菴〻去上峰三十里而石逕難行云故
定計回由普文菴是日行八十里而日已申六十七
翁異哉廿八日回過洗心亭西南轉十里北入普文
菴〻在上峰南四十里而佛藏之西嶺外是日行三
十里廿九日晦曉雨終日五月初一日癸未向上峰
行十里冒雨西入無為菴午時雨晴風作遂行北由
中盤若峰過虎口臺至巔是乃天王峰而少年全在
其東所謂兄弟峰也日入時雲暗不見日天王峰上
環石為墻作觀日之所是謂日月臺十步下有堂乃

所謂上堂〻直禱神處板屋無堗冷湫風獰不堪宿
終夜整坐至曙初二日纔見曙色登日月臺而觀之
雲捲星爛海天之際猶未廓清淡紅微暈亘于日出
之方晃然分明而俯視塵界則山野幽暗峯岫隱現
如日之初昏而坐處及日出処已覺明朗毫髮可數
坐到二飯之頃一線紅暈始微現漸〻離海而登天
則乃深紅一蓮朶也秀麗整潔可敬而不可狎頃年
海山亭所觀類此而紅冊不及盖此山高於海山亭
深見日出之底也堂直曰東天洞豁一年無多日無
雲如今朝一月一遇之奇也車五山所謂蜿蜒百恠

六九

争舍火者曽無所驗今知观日出亦有天縁深淺也
生金上大观山勢以其遠望則鳥嶺以上眼力窮近
北而德裕黃岳遠東而金烏八公南之錦山白雲西
之白羊月出天冠聊可指点莱海隠〻而南海壓近
連于西洋四望無阻山容海色不可名状以其周遭
則自上峰而北至登龜寺五十里南至岳陽百餘里
東之智谷寺西之盤若峰相去百有三四十里度其
周回将至五百里環接列郡者十一境其盤據湖嶺
雄偉可見以其高險則登上峰者無他攀躋之階而
東由三藏寺而登則為五十里南由無為菴普文菴

則為三四十里西自七佛為五六十里北自白毛堂為三十里其高也如此然而白毛堂為順逶籃輿能至虎口堂〻在上峰下二三里東西南三逶則尋跟覔蹊跂石攀木跋冠穿林蹲身石竇緣達上峰則上峰亦被石成峰立岩為龕蹲石為壘最上之日月龕為觀日四望之所而臺狹僅一間屋其險也如此然窃余思之此山雖高處不過萬餘步（兩舉足為一步方之地步略有長短）昔余之遊金剛記其高萬步則習於山者以為太少以余為妄論然余則終不能解疑何者平地十里盖不過三千步而白毛堂至上峰屈曲崎嶇猶不過

三十里則以此準之此山其能過萬步乎甚矣夸毗子好高談哆言不屑就實而的近然則金剛之高亦不滿萬步而磨天鉄嶺而下唯此山能萬步為三南之最高也以其奇勝則上峰之覩日入也西過數十州又過西海又過中國萬餘里又過巴蜀之遠流沙之逈弱水崑崙之外几幾萬〻道里而日之沒也如落右腋之下不亦近乎不亦遠乎不亦廣而無邊乎不亦大而無量乎日出也則日本不遠扶桑在彼㡯幾眼力及之思量遠之而亦不可測矣惟此日出入之俱覩無有勝於茲山而若其七佛〻日之異蹟殊

谿花间之川石吾未及遍遊逝將追覌於後日姑未暇論言其体勢則山脉遠自德裕南馳百餘里大分張于雲峰走一脚于東南為上峰之後外障而水亦共之合黃嶺水于實相東流南折過山陰丹城至晋陽之西境山之大榦西南走數十里詩為盤若峯〻之北洞是黃嶺自峰而東亘五十里而天王峰処乎東亘之中而逅乎東卓然雄拠并撒八九脚行三四十里止於黃嶺之下流南撒八九脚行三四十里止於薩川之横流盤若峰小東一大榦南出東逅于薩川之南邉而元来薩川水為德川至晋陽西境會黃

嶺之下流為晉江大抵山西来水東流俱會于晉而惟花開獲谿之水西入鰆江云山腰以上多石以下多土而天王峰傑然高臨得厚重不遷之體可以伯仲於太白之重厚而水勢之彎抱勝之言其風氣則興雲出雨任自吞吐不資於他山東南風多雨風過海也西北風多晴風過山也春晚霜早霜或太早則柿青而不及紅山裏風冷故檜木擁腫纔丈餘葉不成以之炊飯則不粘而無味山高而石确故斆不容跡禽不飛達時有數烏来啄禱餘之飯山上雖六月必擁裘以經夜古云去地三十里剛風生雲雨行其

下草木不淂長信矣於于詩山下花開山上雪下山絺綌上山裘者亦善形容也言其土産則木有杞梓綿竹馬價木碧玉杖及雜樹數十種而無松栢藥有人蔘當皈五味子及石茸藁古無銀銅磁罷而只産水鉄山無店居〻民甚鮮土不多闢以其不饒也水田出穀如野外田中國人稱智異山土饒者恐誤聞也以余觀之人民之可居物産之繽繁山溪之深淺相適似不及於德裕而若其花開之水陸交利必有勝於德裕而惜余之行未及遍尋也俗情之奢儉厚薄余未宿留村閭接話氓庶安得詳知也大抵花開

雙谿旣未及見當以所見上峰東南論之山色之淸秀不及於金剛雪岳川石之爽朗不及於德裕之愁送花林土饒俗厚亦無於德裕而若其雄偉厚重結局體勢則此他山勝之觀此山而樂之者宜於此而得之矣觀盡下由白毛堂過君子寺宿登龜寺是日行六十里初三日冒雨發行到咸陽邑失指途僧獨行雲雨更入奚林鄭文述家是日行五十里初四日踰大風嶺到新坪全君永家初五日到兩松亭全郎家是日行十里十一日行達于樽寓此行周流蓋七百餘里唯以花開雙谿之未見爲大恨期以今秋或明

春更有南遊之計

華陽諸勝記　　　　金農巖

葩谷洞府之寬盤石之壯固不悖於所聞而石色尚欠瑩膩其最皓潔可愛者獨有水北一處耳其餘則皆未稱上品且其水勢邐迤少奇變此皆苛細論之為然而要其格韵清奇終遜於楓岳之碧霞潭矣仙遊洞開廣寬平雖若不及葩谷而水石極奇壯左右又有岩壁之勝偉麗幽敻殆無可比以吾論之宜

居䨦谷之上矣　屛川在聞慶地距華陽四十里許洞皆全石〻皆白色宛然一䨦谷也規模雖小而奇絶或過之　龍湫自屛川循溪下數里而是亦全石以成左右岩壁甚壯偉水滙上下二湫沱〻黝碧陰森不可久坐也　外仙遊洞亦聞慶地距華陽五十餘里亦全石爲洞水由石中行嵌空玲瓏淸絶可愛規模似内仙游而奇壯不及當爲子弟行矣　陽山寺在聞慶曦陽山一名鳳岩寺以在大路傍故僧頑俗不使人愛也然寺上下五六里間水石往〻奇勝其稱落石臺者恰似䨦谷模樣寬廣不及而脩長則過

之其稱白雲全者格面又稍別覘者或以為勝笵谷
仙游或以為不如蓋其寬廣不及笵谷奇壯不及仙
游而兼有二者之勝要之姿態似不足也　曦陽山
無多峰巒獨一主峰以全石為體石色正如三角之
仁壽露積二峰絕無破碎塵土氣但形體未甚峭銳
以此少瓌奇之態耳

嶺繡錄　　南判書二星

丙午八月二十三日辛未　上引見大臣備局堂上
校理臣二星直玉堂隨例入侍領相鄭公太和左相
洪公命夏啓曰久不遣暗行今秋不時出送毋使外

方先知何如　命抄啓可合人○七日招御史九人
詣政院承旨分封書司謁傳臘藥戶曹給行資巳時
出南關王廟祈見　御筆封書余得嶺左道六邑李
正言世長右道李司諫翊江原道吳正始壽忠清左
道申正郎厚載右道申掌令命圭全羅左道沈校理
梓右道金獻納澄咸鏡北道李正郎夏南道忩忩分
散西渡楊花津昏宿露梁南村○八日朝飯良才回
望終南只隔一衣帶水杜草堂尚怜終南山回首清
渭濱者須道今日戀闕之誠也憩龍仁懸鍾酒幕夕
宿獼助峴○九日即晦闕雨午始發夕投陽智雨來

洞○九月一日衝泥艱関憩分興驛〻人頗起接淅
而行宿忠州無極驛○二日晩到丹月青坡驛馬已
疲逓于此驛孔道物色蕭瑟實難夕過懸遷左江右
峡盤紆五里許夕陽在嶺漁艇泛波依然有武夷九
曲景態○三日到新厚院松菴甚賤買供朝饌午踰
鳥嶺石路險危僅免顛仆峰嶂攢蹙樹木蒙翳仰不
見天只聞水聲之激〻嶺之南北區以湖嶺歴見龍
湫巨石碒砑中拆懸瀑下注聲如雷霆水色正黑㵳
不敢俯窺人言在昔其深不得底近歲則垂十六七
丈綆而止豈神物已去泉脉自涸耶抑遊人過客投

沙石漸湮塞耶未出峽驟雨披簑天公似欲困征人也每聞此嶺天險以壬辰不守人至今為恨第人君有道守在四夷山谿之險無頼於固國井陘之口騎不得成列韓信建旗皷直出陰平之道其險七百里鄧艾魚貫而蟻附設令當日之計果出於進搤嶺口方張之冦吾未必其戰勝而南適且聞土人言此外如鷄立嶺之類旁歧捷路甚多云賊若散漫四踰則安可在處而守之龍蛇之變實係國運雖其才有十倍申砬者恐終無益於成敗之數也夕宿聞慶縣南鳳生里四山圍合如張水墨畫屏瀼川合襟于前令

入有栖隱之意而土田甚瘠云鯖魚多骨海棠無香
信乎具美之難也○四日晨發步踰兔棧左迫峭壁
右窺絕壑石路縈紆五里許欹窄危險自不覺擧趾
之局也朝飯咸昌德通驛經孤山坪舡渡東董津即
聞慶之龍淵安東之犬項津及醴泉龍宮諸川之會
而洛東上流也夕宿樹山驛○五日晨到比安始入
抽栍邑與書吏李廷俊分行散投閭閻探聽政績宿
北川村家余素樸拙無機關到處強作言笑接歡詰
問求過處罪未免有矢人猶恐不傷人底意思枉性
至此良可歎也○六日朝涉縣前後二川經義城召

文野一望無際故國都也黃雲蔽畦綠樹分行閭閻繡錯生意甚盛石塔屹立夕陽中甚高壯令人起荊棘銅駝之感東南有大塚纍纍乃召文國君及貴臣所葬夕投義興雉佛谷○七日披簑出入村閭終日眩適有化緣僧同宿揮睍村義興宰舊識入境多不治狀有詩　聖主憂民隱蘇天奈故人南州六十七惟頗吏皆循○八日將北向察奉化朝飯義城上可函經尊池瀰漫一壑可方可沿羣巒環擁草樹茂密有亭翼然揭以景賁夕宿邑內萬尾鱗鱗幾如京都三門外柴車塞路背曲其棘猶有故國遺俗○九日

朝飯於安東龜尾村主人姜日隱金徐宰相消奴也摘新棗酌燒酒以待我國士夫自奉甚侈如余窶人食必具一肉登途來只喫淡飯亦不至生病始覺咬得菜根之語甚有味也此地山川明麗閭閻殷盛可以甲於東南○十日憩禮安邑內宿屈峙村○一日朝飯奉化南面有古亭扁曰種善琴元貞所創退溪先生書額邀致村中學究傾盡行槖而勸之醉後言快爭陳邑守不治狀午憩西面主人家有好樹清陰滿庭余謂此樹甚好主翁荅好樹下必有荒田吾不知其好蓋謂夏畦之人倦必就睡樹陰也余有邊孝

先之辭聽其言深可愧夕宿邑內主人先覺余行故不盤問高枕就睡亦頗快潤○二日朝飯於道心驛丹月人馬俱疲驛卒且迷到處敗露不得已替於是驛午憩禮安西川晚到東川陶山書院後峰蒼然入望而　王事倥偬未暇展謁每讀先生遺集如天淵雲影等作未嘗不擊節諷誦神馳夢想今行亦不得探討徘徊瞻眺不覺悵然仍念此邦素稱東魯而恭岳已頹洙泗漸渴後生輩風習日益偷薄設令先生在天之靈臨睨故都亦將惕然而傷心無眷戀踽頎之懷矣○三日朝飯安東沙月羅村晚憩真實西面

兩大川合流處夕投邑內終日冒雨行窮山長峽間別無奇勝而西川岩石丹楓頗可悅目○四日下馬腰折或使家僮替擔無以踰嶺替馬於角山驛朝飯寧海西徵院聞英陽縣距此東北甚邇乃吾始祖英毅公諱敏受封之地譜稱葬日月山中而年代久遠未識塋域支岡雖欲迂轡往尋展敬無所悵然經過踰大蔚峙秣馬于嶺上酒幕又踰小蔚峙夕宿蒼水院背山臨流憑闌獨坐懷事悄然此峙高如鳥嶺其長倍之但無石耳緣厓通道屈曲回覆不啻百二八盤回視所經磴路懸于百丈樹梢俯臨大壑烟嵐霧

兩頭洞迷茫莫測其幾萬丈不敢下窺左右長峽一重一掩幾四十里樹木蒙密不見天日嘗記古人述三峽之勝云仰見青天如一線只子午時見日月之光始知實際語也冒雨艱関板峻泥滑錦石秋花無心管領蔚字俗音泣字之釋或稱泣嶺豈遷客羇人牢騷不平之輩登此而回望鄉國自然流涕仍得此名耶〇五日晨行三十里始出峽飯於寧海舟津村處處竹林枳樹便有南土氣像午憇府之東北海村有一詩海上波浪汹湧大者如雪山小者如銀屋掀天沃日之勢令人心悸膽悼世稱遊金剛者無好詩

盖文章以氣為主物有以奪其氣哏嚅不淂出一語故古今為詩者於尋常景物率易起興性〻有佳致至於宏偉巨麗之觀例多閣筆而不能下設令竭意摸寫終不能與景相敵譬如解聲律者曲房嘔啞亦成佳韵及至華筵高會履舄交錯之地舌顫聲澌終不能成曲者有之此無他氣先奪也今余不自覺其氣之已先奪而乃敢唐突於其間宜乎井蛙之見嘲於東海若也晩逢二三儒生於翻泊村詳問府使金玉鉉治績到處逢人必詢余姓名詭對則近苟不答則近慢佯若不聞傾左右言他人皆有怒色夕宿是

村相望之地有童子南後信自英陽來是村知余同姓頗有眷〻之意為贈行資筆墨〇六日朝飯丑山浦廢鎮連有東風魚產絕貴傾槖而不得買聞水性隨風而東西故西風則海波卷而東去水面帖然如熨三四日後激而復西始有波濤云以此推之近日海波卷而西來三四日後當還蕩于扶桑之墟耳復循前路而返有池閣甚瀟洒問知朴教官璹之居此人有聲嶺海間欲一見而無從今適過其門且本府廩問已畢入見無妨自稱湖西南生負請見主人扶杖而出年今七十一而精神甚旺不覺衰老居閑處

靜之效哉暫語未盡渇其人大抵醇謹長者亦可稱
一鄉善士矣出見其孫進士濡且勸飮酒而秘蹤不
宜留連力辞而退主人亦覺行色不苟留夜宿盈德
南面○七日朝飯于下南面浦村天下之海無如我
國東溟極目萬里無一點島嶼惟見水際于天〻浮
于水太虛寥廓元氣混茫回望齊州不啻炊烔惜乎
人非子長之才亦可謂稱壯遊矣念此登程二旬晝
困鞍馬夜苦蚤虱行資罄竭盥菜亦闕一日所啜只
數合淡粥尚此支持始望不及此豈非天耶第念無
似膺此簡寄中心兢惕猶恐不稱義豈敢傾私一切

谿断家念夢寐亦不到稍能安意前進耳午經清河縣宿興海龍田里〇八日朝飯郡南烟花村郡在大野中有高閣翬飛跨堞東臨極欲登覽而不可得也晩宿延日縣南村路經星山江即縣北十里源出慶州跨以長橋二倍於素沙而以竹鋪之村閭間屋材簷落皆縛竹以成可知其賤也中夜無寐思量此任誠亦難矣　朝家差遣本欲詳察曲詢而反令秘其行色逢點民則彼先致疑不盡其情遇蚩民則雖無所隱難可取信因公獲罪者肆然詆誇以私受恩者曲為賛美是非無定虛實相蒙騎卒顛仆則不得不

責立郵驛地理未孰則不得不尋問道人似秘愈彰欲巧反拙知是無上策惟當知之者任其自知不知者任其不知姑加訪問聽之以公折衷予毀譽之間斟酌乎人情之內毋過求其罪毋過信其美要以上不欺　朝廷下不欺吾心而已設或見誤於奸民是則不明之罪吾亦未如之何耳〇九日晨踰峻嶺朝飯長髻西面午憩正生院村及西村灘村為詢政治十里五里卸鞍鮮包引誘蚩頑無識之泯酬應侏偽難曉之語可謂苦事此縣之地逶迤東北走登高回望延日前洋反在正西只通一條路適值兵使出巡

治道者項背相望距蔚山不遠而不得已取迂路疾
馳宿大松驛○二十日大雨終日出行危五值古有
隨車之事此非其節可笑過真寶日已見霜此則禾
穀青黃草樹茂密只如仲秋天氣午替馬嶺南三惡
古有其說雖云馹騎駈馳一兩日輒仆不起入本道
已二替勢也奈何海濱沮洳泥深沒馬而有難淹滯
踰杏峴宿慶州水北面○一日晚晴封書有觀察節
度騶從供奉察啓之 教此則隨處便可知而恐涉
自便必欲一往營下朝飯佛國寺前野望見梵宇甚
壯麗朱甍畫桷隱見林樾之間路傍見新羅王塚俗

傳卦陵石物精緻無一破缺向封新陵未半年罅隙
四出董事臣被罪古今人材之不相及工匠技藝皆
不及古可歎也已昏投兵營南門外〇二日晨渡尉
山府南江古有太和樓稱名勝今則廢午向西生浦
此鎮城子倭人所築周遭高下惟逐地勢炮樓月城
羅絡參互與我制逈然不同出入主兵家僉使有窺
覘之跡可憎門柱掛大魚頭其口幾容人此魚之腸
即海脹余嘗聞姨兄金判書益熙言按関東見海脹
狀如大帒引而伸之長丈餘色味聠似牛胃軟脆則
過之海錯之上品云久客彈鋏之餘想淂其味饞涎

自不禁可笑夕宿浦南○三日還向蔚山朝飯咸一面午憩機張上東村又憩鄉校村夕宿南面此等地井泉甚罕皆汲川渠色味俱惡汪貯于甕滓穢聚底不習此土者宜乎病也○四日還向縣內折而西南朝飯東萊府北即向水營〻當巨港泛戰舡八艘既連大海斜對絶影島閭閻鱗錯於南岸舸艦接舳於北津令人眼目自開頓忘行役之勞也近觀沿海地勢平海以北吾不能知之寧海興海間則西縮滙為巨港延日南長鬐東陡入海中有若湖西之瑞泰從蔚山南面復西縮循機張至東萊漸殺南迤耳午自

營城下憇各浦土兵家盖堡鎮羅列于近處可問一
知三而猶恐未的未免再三出入夕宿南村○五日
曉往釜山浦海上獨峰形如覆釜依山築城循山趾
環重城閭閻撲地汊港縱横城樓縹緲絶影島横截
東南勢若控抱盖我國山脉自白頭發源奔騰數千
里而止于此意者此島為東邦之外邏蓄氣脉而不
渫散也開雲浦及倭舘列于西南京商舌人交臂街
路直入豆毛浦搜見文書始回到府中簽先文府使
安令公鎮出見渫聞日邊消息余以九月九日政移
授吏曹正郎云喫苦之餘猝作別星居處華整飮食

豊潔心甚未安捉致豆毛浦軍官鎮撫刑訊䝱閔長
髻縣移因作奬兵吏于慶州○六日曉見李方伯泰
渊書知金判書兄嫂訃李令從姊也方留金海成服
不能来會云食後踰府西大峴平臨對馬島若可一
蹴而到午憇甘同倉梁山郡守蔡之允出待倉臨洛
東分派入海處面勢濶遠舡渡兩江晩入金海憇涵
虛亭〻在池中有竹樹之勝問燕子樓已無知者或
傳此亭是其基而未能詳方伯與自如督郵洪世亨
汝會来話夜深罷余宿衙東軒〻甚廣敞府使金城
出見○七日盖有商議於主客之間者欲見方伯矣

語次欲知抽栍之邑酬答可苦午到德山館汝會為
來四十里之外把盃討懷向晚分手此友行誼見識
過人處甚多而白首郵官蹉跎可惜路經黃山江下
流大江中分有小山七點列峙洲渚之間峰巒秀嫩
竹樹蓊蒨望見甚可愛問其境即梁山郡問其名即
七點山真所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者也舡渡黃山津暫登驛亭〻名曰峨形勢甚好大
峽礿折江流灣曲自西抱驛而南拓窓四頫西峰蒼
翠近滴几案間東有大野風帆鳥鷺出沒於烟雲杳
靄之間徘徊竟夕不能去此驛之勝不特循除之水

對樹之松而未知日哦其間者果能無愧古人否亭後柚子結熟西日所礫爍〻如黃金柳〻州橘柚玲瓏透夕陽之句可謂善形容也入梁山與郡守小酌于雙碧亭深潭環其下上有數頃竹亭名取水竹也有 大明人張清題咏〇八日晩到彦陽縣監姜膺具餞頗精城内皆水田民家皆傳於城外朝取竹瀝快倒一大椀夜間虛氣上升煩惱不能交睫〇九日午憩慶州蘆谷驛晩歷鮀石亭澗邊小丘鋪石作鮀魚形又有小石槽及石筒盖儲水于槽接之以筒環于鮀石所以流觴之地也 此外無他勝景未知景哀

之流連亾國於此者何也抑陵夷谷變古蹟不復存
而然耶夕入府令余去来遍歷府之南北境盖山奔
水導數百里而止中闢大野面勢宏偉残山斷隴羅
絡點綴于前者皆其護砂且迤以東南巨海之潮扶
輿清淑之氣融結而不散堪輿家所謂勢来形止化
生萬物之地也甞讀三國史心恠區〻小邦何處覔
得金庾信也今乃知人才之輩出有由然也念余七
世祖左議政諱智佐幕于此監司河文孝演相得甚
懽風流佳謔照映今古又共成地理誌詳載序文乃
洪熙乙巳往營茲州時事仍念嶺南實吾鄉也樞密

公奚宜寧自英陽分籍入　本朝來九世祖領相公
龜亭諱在既按節而左相公及刑曹判書孝義刑判之後
孫龍翼亦緒按吏曹判書銑　贈吏曹叅判翽緒按高仲祖
判尹公致勳及忠壯公以興俱為右兵使叅判斗柄
為左水使及左右兵使又以統制兼右水使是為九
葉十一杖節亦可謂吾門晝錦之榮也○晦日判官
崔啓昌邀余登瞻星臺千年古蹟宛然如昨仍登月
城歌臺舞榭無跡可尋衰草荒烟滿目悲凉有感慨
不盡之思茱萸邑英此產而萸田不過七八畝英樹
僅四五條所見零星府居醫士黃益濤偕登城上飲

數盃罷晩憩阿火驛秉炬到永川郡守許裔其從子榴来與相話○十月一日是伯氏初度梢世後再至而客中逢值益用悽感食後主守邀登朝陽閣三面臨野二川繞前白沙青草一望數十里真是畫中景與嶺南樓相甲乙云南来創見也晩到新寧縣監李材吉也客舍西軒臨溪對小宅〻上植篁成林跨澗以小板橋通于竹所庭階列植菊花黄白燦爛憑軒嘯咏頗有幽静之趣壁有李應教㚟仲敏叙及舍姪大諫九萬酬唱之什再三諷誦不啻逃空虚者之聞跫音也為次其韵壬寅歳姪以賑恤御史南下也○

二日朝飯於義興縣監即尹抗聞其上京擬過空官
余以今朝到倅已昨昏還猝然相值出勸衙釀情意
款〻而私情公義有難並行半日對話未及廉察一
事心甚蹙踖不成辭而罷仍聞去月二十二日　四
殿還御昌德宮云晩憩清路驛冒大風夕抵義城客
舍甚宏敞壁揭金英憲之岱聞韶公館後苑深之詩
自回程頻夢先大夫豈幽明之間亦有所黙佑能淂
生還耶不勝悲感〇三日憩一直縣即安東任内晩
入府〻伯崔而粟寬上京缺然邀見其李憲左兵使
全東屹来留避余出城外軍營請與相見頗有疑㤼

之色同宗人南天澤居府地聞其就拿為覓食物送
問其八十老母客舍東有望湖樓頗爽豁憑欄小酌
暎湖樓舊在城外川上今廢云小妓名次禮年十三
頗慧鮮贈扇佩所過大邑皆有房妓褭嬾一不近自
笑風情之薄也余嘗厭為使客者喜題咏狎唱妓貽
笑見敗者多今行幸免犯此二科果得終身守戒否
○四日午憩豊山縣基甚敞豁汝會曽諾竹瀝燒酒
矣不遠千里專人送及于此晚到醴泉有快濵樓而
頗碍閭閻不甚爽豁郡西五里亭周道如砥老槐成
列大川繞提郡守韓明遠出見余行當指竹嶺而為

省再從兄翼星氏取路于此兄聞余來送子亨夏來
逈○五日晚到龍宮縣中小憩到三仁里再從家孤
露餘生終鮮兄弟淂逢此兄於千里他鄉一慰一愴
出見諸子紀夏桂夏守夏及諸婦侁〻成行尤可羨
也且奉玩曾祖承旨府君墨蹟一障忝判從兄老星
氏曾守安東時改粧云府君以武魁進曾為尚州判
官李蒼石埈著州志載府君於名宦仍錄曰甚有名
望後為承旨院有素屏公卒意揮洒書法絕妙人皆
稱其跡雅云實出此邦文獻而亦吾諸兄弟之所當
知也此地姜正郎復先妻即屋山再從兄武星氏女

也夫妻皆来會縣監崔栢年随来支供恐貽弊主人
兄力勸還去○六日朝與兄別午憇幽谷館聞鄭維
岳登科姨毋年踰八旬只此一孫淂見成名慶幸如
何到聞慶縣聞右道繡衣李道遠再昨過此余本病
人此友羸弱分歧時交相憂慮今幸俱免疾恙一時
踰嶺而余行較遅數日恨不淂邂逅握手相勞苦也
馬上望見主屹山寒雨釀雪玉峰嵯峨纔見南土和
暖而来相去六七百里間氣候之不齊如是夫○七
日朝踰鳥嶺擬飲路舟尋龍湫陰風振堅雨意漫山
促鞭貪程未暇探討極有遺恨午憇延豐安保驛供

給使嗄俱極疲弊路傍殘邑不忍呵責夕到忠州館東有慶延樓暫登眺○八日為修書啓留州盖念暗行之任非但察守令之賢否實欲知生民之利病近年東南民力竭矣剝膚椎剛之役浚血逋欠之徵加之以穡事屢儉仍之以木花大無民無恒產士無恒心幾至於澳洋之域老幼塞路而齊訴冀達此情於　朝廷從前御史書啓例作一張休紙況余人微言輕夫孰察其區〻憂愛之忱乎昌黎詩云中朝大臣老於事詎肎感激徒媕婀為之三復而致慨焉

○九日朝行路逢守禦從事官李彝仲將習操本州

班荊叙話朴霙以軍官隨来自余辭朝至今四十二日始聞家信喜可知也午憩嘉興倉訪李都憲尚真從容說前日事出於相規李令亦無介懷之色夕宿州之西境福盛洞○十日朝飯陰竹縣痞瘧甚按轡徐行時或下馬休憩夕宿利川府○一日二日調病府使柳之芳日日相見○三日到府之東北五里阿里驛後拜祖妣淑人墓崔姪斗瑞及從妹申氏婦之子鳴華来會歷廣州妻祖沈正墓拜外舅姑墓憩慶安驛昏到南漢山城李府尹晩崇出見細酌外甥閔鎮長婦弟沈壽堅自京来宿　行宮裏府尹視事之

堂○四日官舍紛擾移住天柱寺主僧處祥摠攝僧
瓊特皆在側夜李從事世華君實來話○五日府尹
來見鎮日送清白使閔甥寫別章○六日吳甥道玄
來喜審寡姊吳學士夫人起居平善夕奭仲過操還
龍仁城主李侯紳夏亦來會府尹置酒穩話月夜諸
人乘酒興拉余同登西將臺大吹打放神機箭舉白
痛飲而余獨病不能偕醉且地勢高爽罰風砭骨凜
予其不可留也先還天柱○七日畢書啓封置箱中
偕奭仲見府尹小飲即行涉三田渡入東關王廟具
冠帶查准書啓酉初復　命于昌德宮祗肅新除吏

即昏還南門内太平洞槳盧噫以余残病跋涉間関得免委君命於草莽歸見妻兒亦皆無恙兹豈非國恩攸曁耶右往返出入之路凡二千七百四十五里宜春後人南仲輝書于宜拙窩

遊大和樓詩序

金翰林克己

自鷄林南行水迴山轉窮日之力至于海壖有府曰興禮世傳戎邊天神駕鶴降神頭山主人壽祿故或謂之鶴城〻之西數里有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其東折也水尤宏濶而澄深曰黃龍淵其北石崖截然壁立南迤而東迴有山巋然峙于水南名䈟異卉海

竹山茶経冬馥郁曰藏春塢溶〻漾〻一碧萬頃毋
崖翠壁倒影鏡中如領虎頭之食甘蔗路逾遠而境
愈佳者龍頭也枕龍頭而突起西連鷲峰之巔岏南
臨鯨海之淼漫者大和寺也昔慈藏國師新羅人也
貞觀戊戌浮船而西求法於中土東還泊于絲浦之
地因卜此地立此寺焉觀其月殿星宮風亭水榭倚
薄乎楓柟竹箭之上掩映乎蘋荇芙蕖之濱登斯樓
也則若倚畫屏下瞰一張氷簟錐黿鼉之室虎兕之
場烟波之所秘藏霧雨之所埋覆而康樂之屐齒穆
滿之馬跡所不得搜抉者莫不披天輿露地藏爭奇

鬪巧輪輳于几案之前則豈止緇塵境外香火窟宅足以傾龍象之旃屨哉觴詠之興動得神助故自東韓王使君西宋謝商客鏤雲篆月留詩以還寥寥三百餘載公卿士大夫及高僧大隱咫尺遐壤搜尋幽致更唱迭和紗籠滿壁何其盛哉

遊海雲臺序

南秋江

前皇唐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内供奉賜紫金魚袋崔致遠字孤雲謚文昌才高志秀不偶於鄉入唐登第仕至翰林供奉從將軍高駢擊黃巢手自草檄黃巢破唐室危乞骸骨未還適值鷄林黃葉世道崎

嘔遂放情自悔膏肓泉石遊遨終其身其所寄迹者伽倻山海印寺智異山青鶴洞昌原府月影臺梁山郡臨鏡臺東萊縣海雲臺乃其地余嘗身歷而目擊之或幽或敞泉石之味水雲之樂地各有之矣至於溟波際天眼界無極扶桑日本汨沒左右魚黿蛟龍恍惚前後遂蟬蛻於濁溷之塵網逍遙於鯤鵬之世界昻中日月直與身外之三光常相端倪者海雲爲冠嗚呼文昌所以托芳名乎某雖弓童子也於道退矣安知江山爲治心助乎然生而好僻世與相遺栖遲於陋巷一瓢曺契於陳編漁釣於一壑宿盟已堅

於鴉鷺窃聞海雲有臺為嶺南甲觀久矣身在父母之所恃倚妻子之所仰賴天涯勝地安能一日馭風到也何幸故園在宜寧闍崛山下御母命往返枉道五日到縣〻主琴使君接遇布衣例如尊賓又為使華李士美設為海雲臺之遊俾探孤雲之跡許余從往余觀夫大洋茫〻乾端渺〻有山根凸波面蒼石坐千人者海雲臺也團葉重翠艷花輕紅纚〻相屬亘五里餘者紅茶林也有阜迤左而東構走於海中者鷰鷰臺也有岳圍右而南斷二石聳海底者吾里渡也有水自西而入海澄明如練控扼水冢咽喉者

海雲全也滄溟東表螺髻山青隱然如鰲背神山者
對馬島也跨患子之瓢入水不濡者漁人採鰒也帶
呉鴻之凛〻生氣者軍官侍立也鼓角聲裏則鮫市
驚動魚鱗陳開則倭帆主臣筆筵秩〻升降有數酒
肴陳列則賓主合歡粉黛爭妍則高丘之懷依然歌
管交吹則鈞天之樂恰似晩潮打石炬火照林二難
俱并伯仲情好桂林一枝主人其俊也皇〻者華李
君其豪也機張宿交喜劳聞之已播可謔詼諧態已
同於蔓菁權子後生而可畏李生吾壻而可恱皆可
人也若夫樂極而生哀當盃而慮謙今日席上坐客

其有思乎分銅虎之符則十萬蒼生何以活之處灾
傷之任則九等田分何以詳之有君臣者思供責難
之職有父子者思篤孝慈之道則雖日享此日之樂
可也若夫恃於清明之世忽於臨深之戒溺於眼前
之樂暗於後日之患則安得長有此樂乎可不慎哉
於戲某於使君素無平生之雅幸逢辟水之會棄我
世間之謗許我華筵之末俾觀山海之勝賜聞希夷
之聲今日之遊淂非幸耶抑不知文昌侯於當日有
此樂否簞食瓢飲恣意觴咏寒儒分內事歌舞之樂
絲管之聲若非地主之賜安淂觀之哉龍集丁未至

月望前一日秋江居士南孝溫謹序